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3n0156

大方便佛報恩經

失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序品
  - 2 孝養品
  - 3 對治品
  - 4 發菩提心品
  - 5 論議品
  - 6 惡友品
  - 7 慈品
  - 8 優波離品
  - 9 親近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  - 005
  - 006
  - 007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56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一

失譯人名在後漢錄

序品第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，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眾二萬八千人俱一一皆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後有，如摩訶那伽，心得自在，其名曰：摩訶迦葉、須菩提、憍陳如、離越多訶多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、畢陵伽婆蹉、舍利弗、摩訶迦旃延、阿難、羅睺羅等。眾所知識菩薩摩訶薩三萬八千人俱一一此諸菩薩久殖德本，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，常修梵行，成滿大願，悉能通達百千禪定陀羅尼滿；不捨大悲，隨諸眾生，而能饒益；紹隆三寶，使不斷絕；能建法幢，為諸眾生作不請友；到大智岸，名稱普聞。其名曰：觀世音菩薩、得大勢菩薩、常精進菩薩、妙德菩薩、妙音菩薩、電光菩薩、普平菩薩、德首菩薩、須彌王菩薩、香象菩薩、大香象菩薩、持勢菩薩、越三界菩薩、常悲菩薩、寶掌菩薩、至光英菩薩、炎熾妙菩薩、寶月菩薩、大力菩薩、無量慧菩薩、跋陀和菩薩、師子吼菩薩、師子作菩薩、師子奮迅菩薩、滿願菩薩、寶積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文殊師利法王子等，百千眷屬俱。復有無量百千欲界諸天子等，各與眷屬俱，齎諸天上微妙香華，作天伎樂，住虛空中。諸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，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，各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爾時如來，大眾圍遶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
爾時，阿難承佛威神，於晨朝時入王舍城，次第乞食。爾時，城中有一婆羅門子，孝養父母，其家衰喪，家計蕩盡，擔負老母，亦次第行乞，若得好食，香美菓蓏，仰奉於母；若得惡食，萎菜乾果，而自食之。阿難見之，心生歡喜，偈讚此人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供養父母，奇特難及！」
有一梵志是六師徒黨一一其人聰辯，悉能通達四圍陀典、曆數算計、占相吉凶、陰陽改變，豫知人心。亦是大眾唱導之師，多人瞻奉；執著邪論，為利養故，殘滅正法，心懷嫉妬，毀佛法眾。語阿難言：「汝師瞿曇，諸釋種子，自言善好，有大功德，唯有空名，而無實行。汝師瞿曇實是惡人，適生一七，其母命終，豈非惡人也？逾出宮城，父王苦惱，生狂癡心，迷悶躃地，以水灑面，七日方能醒悟。『云何今日失我所生？』舉聲大哭，悲淚而言：『國是

汝有。吾唯有汝一子，云何捨我，入於深山？』汝師瞿曇，不知恩分，而不顧錄，遂前而去，是故當知是不孝人。父王為立宮殿，納娶瞿夷，而不行婦人之禮，令其愁毒，是故當知無恩分人。」
阿難聞是語已，心生慙愧。乞食已，還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佛法之中。頗有孝養父母不耶？」
佛語阿難：「誰教汝，令發是問？諸天神耶？人耶？非人耶？汝為自以智力問於如來耶？」
阿難言：「亦無諸天龍、鬼神、人及非人來見教也。向者乞食，道逢六師徒黨薩遮尼乾，見毀罵辱。」阿難即以上事向如來說。
爾時，世尊熙怡微笑，從其面門放五色光，過於東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。彼有世界，名曰上勝，其佛號曰喜王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國名嚴盛，其土平正，琉璃為地，黃金為繩，以界道側。七寶行樹，其樹皆高盡一箭道，花果枝葉次第莊嚴，微風吹動，出微妙音，眾生樂聞，無有厭足。處處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淨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滿其中；其池四邊有妙香花、波頭摩花、分陀利花、跋師迦花，青黃赤白，大如車輪而覆其上；其池水中，異類諸鳥相和而鳴，出微妙音，甚可愛樂；有七寶船亦在其中，而諸眾生自在遊戲。其樹林間，敷師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寶而校飾之，復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燒天寶香，諸天寶花遍布其地。喜王如來而坐其上，結加趺坐。
彼國菩薩無量億千，前後圍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於如來，異口同音，俱發聲言：「惟願世尊哀慈憐愍，以何因緣有此光明？青黃赤白，其色輝艷，難可得喻，從西方來，照此大眾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願世尊斷我疑網。」
佛言：「諸善男子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西方去此無量百千諸佛世界，有世界名娑婆，其中有佛，號曰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大眾圍遶，今欲為諸大眾說《大方便大報恩經》，為欲饒益一切諸眾生故；為欲拔出一切眾生邪疑毒箭故；為欲令初發意菩薩堅固菩提不退轉故；為令一切聲聞、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；為諸大菩薩速成菩提，報佛恩故；欲令一切眾生念重恩故；欲令眾生越於苦海故；欲令眾生孝養父母故。以是因緣故，放斯光明。」
爾時，大眾中有十千菩薩，一一菩薩皆是大眾唱導之師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惟願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輩得往娑婆世界，親近供養釋迦牟尼如來，并欲聽大方便佛報恩微妙經典。」

爾時，彼佛告諸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見彼佛，應生供養、恭敬、難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釋迦如來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難行苦行，發大悲願：『若我得成佛時，當於穢惡國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礫、荊棘，其中眾生具足煩惱，五逆十惡，於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斷一切苦，獲一切樂，成就法身，永盡無餘。』其佛本願如是。汝等今往，當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諸菩薩眾俱發聲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薩各將無量百千萬億諸菩薩眾，以為眷屬，前後圍遶，往詣娑婆世界。所經國土，六種震動，大光普照；虛空神天，雨曼陀羅花、摩訶曼陀羅花，放大光明；神足感動恒沙世界；復有無量百千萬種諸天伎樂，於虛空中不鼓自鳴。是諸菩薩等往詣耆闍崛山，到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，如來復放一光直照南方，過八十萬億諸佛國土，有世界名曰光德。彼中有佛，號曰思惟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國名善淨，其土平正，琉璃為地，黃金為繩，以界道側。七寶行樹，其樹皆高盡一箭道，華果枝葉，次第莊嚴，微風吹動，出微妙音，眾生樂聞，無有厭足。處處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淨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滿其中；其池四邊有妙香華、波頭摩華、分陀利華、跋師迦華，青黃赤白，大如車輪而覆其上；其池水中異類諸鳥，相和悲鳴，出微妙音，甚可愛樂；有七寶船亦在其中，而諸眾生自在遊戲。其樹林間敷師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寶而校飾之，復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燒天寶香，諸天寶華遍布其地。思惟相如來，而坐其上，結加趺坐。

彼國菩薩無量億千，前後圍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於如來，異口同音，俱發聲言：「惟願世尊哀慈憐愍。以何因緣，有此光明？青黃赤白，其色輝艷，難可得喻。從北方來，照此大眾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願世尊斷我疑網。」

佛言：「諸善男子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北方去此無量百千諸佛世界，有世界號名娑婆，其中有佛，號曰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大眾圍遶，今欲為諸大眾說《大方便大報恩經》，為欲饒益一切諸眾生故；為欲拔出一切眾生邪疑毒箭故；為欲令初發意菩薩堅固菩提不退轉故；為令一切聲聞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；為諸大菩薩速成菩提報佛恩故；欲令一切眾生念重恩故；欲令眾生越於苦海故；欲令眾生孝養父母故。以是因緣故，放斯光明。」

爾時大眾中有十千菩薩，一一菩薩皆是大眾唱導之師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惟願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輩得往娑婆世界，親近供養釋迦牟尼如來，并欲聽大方便佛報恩微妙經典。」

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見彼佛，應生供養、恭敬、難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釋迦如來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難行苦行，發大悲願：『若我得成佛時，當於穢惡國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礫、荊棘，其中眾生具足煩惱，五逆十惡，於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斷一切苦，獲一切樂，成就法身，永盡無餘。』其佛本願如是。汝等今往，當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諸菩薩眾俱發聲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薩各將無量百千萬億諸菩薩眾，以為眷屬，前後圍遶，往詣娑婆世界。所經國土皆六種震動，大光普照；虛空神天雨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動恒沙世界；復有無量百千萬種諸天伎樂，於虛空中，不鼓自鳴。是諸菩薩等往詣耆闍崛山，到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如來復放大光，直照西方，過無量百千萬億諸佛國土，有世界名淨住，其佛號曰日月燈光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國名妙喜，其土平正，琉璃為地，黃金為繩，以界道側。七寶行樹，其樹皆高盡一箭道，華果枝葉次第莊嚴，微風吹動，出微妙音，眾生樂聞，無有厭足。處處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淨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滿其中；其池四邊有妙香華、波頭摩華、分陀利華、跋師迦華，青黃赤白，大如車輪而覆其上；其池水中有異類諸鳥，相和悲鳴，出微妙音，甚可愛樂；有七寶船亦在其中，而諸眾生自在遊戲。其樹林間敷師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寶而校飾之，復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燒天寶香，諸天寶華遍布其地。日月燈光如來，而坐其上，結加趺坐。

彼國菩薩無量億千，前後圍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於如來，異口同音，俱發聲言：「惟願世尊哀慈憐愍。以何因緣有此光明？青黃赤白，其色暉艷，難可得喻，從東方來，照此大眾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願世尊斷我疑網。」

佛言：「諸善男子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東方去此無量百千諸佛世界，有世界號名娑婆，其中有佛，號曰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大眾圍遶。今欲為諸大眾說《大方便大報恩經》，為欲饒益一切諸眾生故；為欲拔出一切眾生邪疑毒箭故；為欲令初發意菩薩堅固菩提不退轉故；為令一切聲聞辟支佛究

竟一乘道故；為諸大菩薩速成菩提報佛恩故；欲令一切眾生念重恩故；欲令眾生越於苦海故；欲令眾生孝養父母故。以是因緣故，放斯光明。」

爾時大眾中有十千菩薩，一一菩薩皆是大眾唱導之師，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「惟願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輩得往娑婆世界，親近供養釋迦牟尼如來，并欲聽大方便佛報恩微妙經典。」

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見彼佛，應生供養、恭敬、難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釋迦如來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難行苦行，發大悲願：『若我得成佛時，當於穢惡國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礫、荊棘，其中眾生具足煩惱，五逆十惡，於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斷一切苦，獲一切樂，成就法身，永盡無餘。』其佛本願如是。汝等今往，當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諸菩薩眾俱發聲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薩各將無量百千萬億諸菩薩眾，以為眷屬，前後圍遶，往詣娑婆世界。所經國土皆六種震動，大光普照；虛空神天雨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，放大光明，神足感動恒沙世界；復有無量百千萬種諸天伎樂，於虛空中，不鼓自鳴。是諸菩薩等往詣耆闍崛山，到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釋迦如來五色光明照於北方，過五百萬億那由他諸佛國土，有世界名自在稱王，其中有佛，號曰紅蓮華光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國名離垢，其土清淨，琉璃為地，黃金為繩，以界道側。七寶行樹，其樹皆高盡一箭道，華果枝葉次第莊嚴，微風吹動，出微妙音，眾生樂聞，無有厭足。處處皆有流泉浴池，其池清淨，金沙布底，八功德水盈滿其中；其池四邊有妙香華、波頭摩華、分陀利華、跋師迦華，青黃赤白，大如車輪而覆其上；其池中有異類諸鳥，相和悲鳴，出微妙音，甚可愛樂；有七寶船亦在其中，而諸眾生自在遊戲。其樹林間敷師子座，高一由旬，亦以七寶而校飾之，復以天衣重敷其上，燒天寶香，諸天寶華遍布其地。紅蓮華光如來而坐其上，結加趺坐。

彼國菩薩無量億千，前後圍遶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於如來，異口同音，俱發聲言：「惟願世尊哀慈憐愍，以何因緣有此光明？青黃赤白，其色暉艷，難可得喻，從南方來，照此大眾，其有遇斯光者，心意泰然。惟願世尊斷我疑網。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南方去此無量百千諸佛世界，有世界號曰娑婆，其中有佛，號曰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

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大眾圍遶。今欲為諸大眾說《大方便大報恩經》，為欲饒益一切諸眾生故；為欲拔出一切眾生邪疑毒箭故；為欲令初發意菩薩堅固菩提不退轉故；為令一切聲聞辟支佛究竟一乘道故；為諸大菩薩速成菩提報佛恩故；欲令一切眾生念重恩故；欲令眾生越於苦海故；欲令眾生孝養父母故。以是因緣，故放斯光明。」

爾時大眾中有十千菩薩，一一菩薩，皆是大眾唱導之師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合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加威神力，令我等輩得往娑婆世界，親近供養釋迦牟尼如來，并欲聽大方便佛報恩微妙經典。」

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往娑婆世界，若見彼佛，應生供養、恭敬、難遭之想。何以故？釋迦如來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難行苦行，發大悲願：『若我得成佛時，當於穢惡國土，山陵、堆阜、瓦礫、荊棘，其中眾生具足煩惱，五逆十惡，於中成佛而利益之，使斷一切苦，獲一切樂，成就法身，永盡無餘。』其佛本願如是。汝等今往，當如佛往，住如佛住。」

諸菩薩眾俱發聲言：「如世尊勅。」一一菩薩各將無量百千萬億諸菩薩眾，以為眷屬，前後圍遶，往詣娑婆世界。所經國土皆六種震動，大光普照；虛空神天雨曼陀羅華、摩訶曼陀羅華，放大光明；神足感動恒沙世界。復有無量百千萬種諸天伎樂，於虛空中不鼓自鳴。是諸菩薩等往詣耆闍崛山，到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遶佛三匝，却住一面。乃至四維上下十方諸來大菩薩摩訶薩眾，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至如來所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，異口同音各說百千偈頌讚歎於佛。讚歎佛已，却住一面。

時，娑婆世界即變清淨，無諸山藪、大小諸山、江河池湖、溪澗溝壑。其中眾生尋光見佛，歡喜合掌，頭頂禮敬，心生戀慕，目不暫捨。爾時世尊即攝光明，遶身七匝，還從頂入。尊者阿難觀察眾心，亦咸皆有疑。欲顯發如來方便密行故，并欲為未來一切眾生開其慧眼故；欲令一切眾生渡渴愛海，得至彼岸，永得安樂故；欲令眾生念識父母師長重恩故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阿難事佛已來，未曾見佛笑。笑必有意。願佛示之，願佛說之，斷除如是大眾疑網。」

大方便佛報恩經孝養品第二

爾時，大眾之中，有七寶蓮華從地化生，白銀為莖，黃金為葉，甄叔迦寶以為其臺，真珠羅網次第莊嚴。爾時釋迦如來即從座起，昇花臺上，結加趺坐，即現淨身。於其身中現五趣身，一一趣身有萬

八千種形類，一一形類現百千種身，一一身中復有無量恒河沙等身；於四恒河沙等一一身中，復現四天下大地微塵等身；於一微塵身中，復現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身；於一塵身中，復現於十方，一一方面各百千億諸佛世界微塵等數身，乃至虛空法界不思議眾生等身。

爾時，如來現如是等身已，告阿難言，及十方諸來大菩薩摩訶薩，及一切大眾諸善男子等：「如來今者以正遍知，宣說真實之言。法無言說，如來以妙方便，能以無名相法作名相說。如來本於生死中時，於如是等微塵數不思議形類一切眾生中，具足受身。以受身故，一切眾生亦曾為如來父母，如來亦曾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。為一切父母故，常修難行苦行，難捨能捨，頭目、髓腦、國城、妻子、象馬、七珍、輦輿、車乘、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，一切給與。勤修精進、戒、施、多聞、禪定、智慧，乃至具足一切萬行，不休不息，心無疲倦。為孝養父母，知恩報恩故，今得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是緣故，一切眾生能令如來滿足本願故。是以當知一切眾生於佛有重恩，有重恩故，如來不捨眾生。以大悲心故，常修習有方便，為一切三界二十五有諸眾生中不思己功，修平等慈，常修捨行方便。亦明鑑一切眾生空、法空、五陰空，如是不退不沒，不沈空有，修實相方便故，不捨二乘，修遍學方便。以修如是甚深微妙方便故，得明鑒法相。佛法初終始末非一，然眾生昏濁猖狂有三，渴愛所覆，沒於苦海；為四倒之所顛倒，於有漏法中妄想所見，無我見我，無常見常，無樂見樂，不淨見淨；生老病死之所遷滅，念念無常；五蓋十纏之所覆蔽，輪迴三有，具受生死，無有始終，譬如循環。是以如來教迹隨宜，三藏九部乃至十二部經，分流道化，隨信深淺故，說眾經典。異辦緣使封言者，自以頓足，已得涅槃。是以如來慈悲本誓，顯大方便，運召十方一切有緣。有緣既集，於此大眾中，敷演散說此妙經典，垂訓千載，流布像法，使一切眾生常獲大安。是故如來乘機運化，應時而生，應時而滅。或於異剎，稱盧舍那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；或昇兜率陀天，為諸天師；或從兜率天下，現於閻浮提，現八十年壽。當知如來不可思議，世界不可思議，業報不可思議，眾生不可思議，禪定不可思議，龍王不可思議，此是佛不可思議。佛欲令一切眾生知佛心者，乃至下流鈍根眾生皆令得知，欲令一切眾生能得見者即便得見；欲令不得見者，假令對目而不能見，正使聲聞、緣覺有天眼通亦不得見。又佛放大光明，下至阿鼻地獄，上至有頂，所應度者皆令得見，不應度者對目不見。有時如來，或時許可，或時默然。當知諸佛世尊不可思議，不可測量，難可得知。汝今云何能問如來如是甚

深微妙難行苦行？汝作是問，真是大悲愍傷眾生，閉三惡道，通人天路。阿難善聽！吾當為汝略說孝養父母苦行因緣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於阿難及諸大菩薩摩訶薩一切大眾，而作是言：「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爾時有國號波羅奈。彼中有佛出世，號毘 婆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其佛壽命十二小劫，正法住世二十小劫，像法亦住二十小劫。於像法中有王出世，號曰羅閦王。波羅奈國王，有二萬夫人，大臣有四千人，有五百健象王。主六十小國、八百聚落。王有三太子，皆作邊小國王。

「爾時，波羅奈大王聰叡仁賢，常以正法治國，不枉人民。惟王福德力故，風雨時節，五穀豐熟，人民優壤。爾時，波羅奈大王有一所重大臣，名曰羅睺。羅睺大臣心生惡逆，起四種兵——所謂象兵、車兵、馬兵、步兵，伐波羅奈國，斷大王命。已殺王竟，復遣四兵，往詣邊國，殺第一太子，次復往收第二太子。

「其最小弟作邊小國王。其小王者，形體姝大，端正殊妙；仁性調善，語常含笑；發言利益，不傷人意。常以正法治國，不邪枉人民，國土豐樂，人民熾盛，多饒財寶，家計充盈。國土人民歎美其王，稱善無量，虛空諸天一切神祇亦皆敬愛。

「爾時，其王生一太子，字須閣(鄉本闍，下皆同)提，聰明慈仁，好喜布施。須閣提太子者，身黃金色，七處平滿，人相具足。年始七歲，其父愛念，心不暫捨。

「爾時，守宮殿神語大王言：『大王知不？羅睺大臣近生惡逆，謀奪國位，殺父王竟，尋起四兵，伺捕二兄，已斷命根，軍馬不久當至。大王！今者何不逃命去也？』爾時，大王聞是語已，心驚毛豎，身體掉動，不能自持；憂恚懊惱，喑嗟煩悶，心肝惱熱，宛轉躃地，悶絕良久乃穌。微聲報虛空中言：『卿是何人？但聞其聲，不見其形。向者所宣，審實爾不？』即報王言：『我是守宮殿神。以王聰明福德，不枉人民，正法治國，以是之故，先相告語。大王！今者宜時速出。苦惱衰禍，正爾不久，怨家來至。』

「爾時大王即入宮中，而自思念：『我今宜應歸投他國。』復自思惟：『向於鄰國而有兩道：一道行滿足七日，乃到他國，一道經由十四日。』即便盛七日道粮，微服尋出。去到城外，而便還入宮中，呼須閣提太子，抱著膝上，目不暫捨，粗復驚起，而復還坐。

「爾時，夫人見其大王不安其所，似恐怖狀，即前問言：『大王！今者似恐怖狀。何因緣故，坐不安所，身坌塵土，頭髮蓬亂，視瞻不均，氣息不定，如似失國，恩愛別離，怨家欲至，如是非祥之相？願見告語。』王言：『吾所有事，非汝所知。』夫人尋白王言：『我身與王二形一體，如似鳥之兩翅，身之兩足，頭之二目。

大王今者，云何而言不相關預？』王告夫人：『汝不知耶？羅睺大臣近生惡逆，殺父王竟，伺捕二兄，亦斷命根。今者兵馬次來收我。今欲逃命。』即便抱須闍提太子，即出進路。

「爾時，夫人亦隨後從去。時王荒錯，心意迷亂，誤入十四日道——其道險難，無有水草。前行數日，糧餉已盡。本意盛一人分粮，行七日道，今者三人共食，誤入十四日道。數日，粮食已盡，前路猶遠。是時大王及與夫人舉聲大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苦哉！苦哉！從生已來，常未曾聞有如是苦，如何今日身自更之？今日窮厄，衰禍已至。』舉手拍頭，塵土自坌，舉身投地，自悔責言：『我等宿世造何惡行？為殺父母、真人羅漢？為謗正法、壞和合僧？為畋獵漁捕，輕秤小斗劫奪眾生？為用招提僧物？云何今日受此禍對？』正欲小停，懼怨家至，若為怨得，必死不疑；正欲前進，飢渴所逼，命在呼嗡。

「爾時大王及與夫人，思是苦已，失聲大哭。王悲悶絕，舉身躃地，良久醒悟，復自思惟：『不設方便，三人併命，不離此死。我今何不殺於夫人，以活我身，并續子命。』作是念已，尋即拔刀，欲殺夫人。其子須闍提見王異相，右手拔刀，欲殺其母，前捉王手，語父王言：『欲作何等？』

「爾時，父王悲淚滿目，微聲語子：『欲殺汝母，取其血肉，以活我身，并續汝命。若不殺者，亦當自死，我身今者，死活何在？今為子命，欲殺汝母。』

「爾時，須闍提即白父言：『王若殺母，我亦不食。何處有子噉於母肉？既不噉肉，子俱當死。父王今者，何不殺子，濟父母命？』王聞子言，即便悶絕，兀轉躃地，微聲語子：『子如吾目，何處有人，能自挑目，而還食也？吾寧喪命，終不殺子，噉其肉也。』

「爾時須闍提諫父王曰：『父王今者，若斷子命，血肉臭爛，未堪幾日。惟願父母莫殺子身，欲求一願，若見違者，非慈父母。』

「爾時，父王語太子言：『不逆汝意，欲願何等，便速說之。』須闍提言：『父母今者，為愍子故，可日日持刀就子身上，割三斤肉，分作三分，二分奉上父母，一分還自食之，以續身命。』

「爾時，父母即隨子言，割三斤肉，分作三分，二分父母，一分自食以支身命，得至前路。二日未至，身肉轉盡，身體肢節骨髓相連，餘命未斷，尋便倒地。爾時，父母尋前抱持，舉聲大哭，復發聲言：『我等無狀，橫噉汝肉，使汝苦痛。前路猶遠，未達所在，而汝肉已盡。今者併命，聚屍一處。』

「爾時，須闍提微聲諫言：『已噉子肉，進路至此，計前里程，餘有一日。子身今者不能移動，捨命於此。父母今者莫如凡人併命一處。仰白一言，為憐愍故，莫見拒逆。可於身諸節間淨刮餘肉，用

濟父母，可達所在。』爾時，父母即隨其言，於身肢節更取少肉，分作三分，一分與兒，二分自食。食已，父母別去。須閣提起立，住視父母。父母爾時舉聲大哭，隨路而去。父母去遠不見，須閣提太子，戀慕父母，目不暫捨，良久躃地。身體當時新血肉香，於十方面有蚊虻聞血肉香，來封身上，遍體唼食，楚毒苦痛不可復言。

「爾時，太子餘命未斷，發聲立誓願：『宿世殃惡從是除盡，從今已往更不敢作。今我此身以供養父母，濟其所重，願我父母常得十一餘福：臥安、覺安、不見惡夢、天護、人愛、縣官、盜賊、陰謀消滅、觸事吉祥。餘身肉血施此諸蚊虻等，皆使飽滿。令我來世得成作佛，得成佛時，願以法食除汝飢渴、生死重病。』發是願時，天地六種震動，日無精光，驚諸禽獸四散馳走，大海波動，須彌山王踊沒低昂，乃至忉利諸天亦皆大動。時釋提桓因將欲界諸天下閻浮提怯怖須閣提太子，化作師子虎狼之屬，張目[國*或]眥，咆地大吼，波踊騰躑，來欲搏噬。

「爾時，須閣提見諸禽獸作大威勢，微聲語言：『汝欲噉我，隨意取食，何為見恐怖耶？』爾時，天王釋言：『我非師子虎狼也，是天帝釋，故來試卿。』爾時，太子見天王釋，歡喜無量。爾時，天王釋問太子言：『汝是難捨能捨，身體血肉供養父母。如是功德為願生天作魔王、梵王、天王、人王、轉輪聖王？』須閣提報天王釋言：『我亦不願生天作魔王、梵王、天王、人王、轉輪聖王。欲求無上正真之道，度脫一切眾生。』天王釋言：『汝大愚也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久受勤苦然後乃成。汝云何能受是苦也？』須閣提報天王釋言：『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，終不以此苦退於無上道。』天王釋言：『汝惟空言，誰當信汝？』須閣提即立誓願：『若我欺誑天王釋者，令我身瘡始終莫合；若不爾者，令我身體平復如本，血當反白為乳。』即時身體平復如故，血即反白為乳，身體形容端正倍常，起為天王釋頭面禮足。爾時天王釋即歎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吾不及汝。汝精進勇猛，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。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願先度我。』時，天王釋於虛空中即沒不現。

「爾時，王及夫人得到隣國。時，彼國王遠出奉迎，供給所須，稱意與之。爾時，大王向彼國王說上事因緣，如吾子身肉孝養父母，其事如是。時，彼隣國王聞是語已，感須閣提太子難捨能捨，身體肉血供養父母，孝養如是。感其慈孝故，即合四兵，還與彼王伐羅睺羅。

「爾時，大王即將四兵，順路還歸。至與須閣提太子別處，即自念言：『吾子亦當死矣！今當收取身骨，還歸本國。』舉聲悲哭，隨路求覓。遙見其子身體平復，端正倍常，即前抱持，悲喜交集，語

太子言：『汝猶活也！』爾時，須闍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，父母歡喜，共載大象，還歸本國。以須闍提福德力故，伐得本國，即立須闍提太子為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父王者，今現我父輸頭檀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；爾時須闍提太子者，今則我身釋迦如來是；爾時天王釋者，阿若憍陳如是。」
說此孝養父母品時，眾中有二十億菩薩，皆得樂說辯才，利益一切；復有十二萬億菩薩，皆得無生法忍；復有十方諸來微塵等數，皆得陀羅尼門；復有恒河沙等微塵數諸聲聞、緣覺，捨離二乘心，究竟一乘；復有微塵數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或得初果乃至二果；復有百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復有諸天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，或發菩提心，乃至聲聞、辟支佛心。
佛告阿難：「菩薩如是為一切眾生故，難行苦行，孝養父母，身體血肉供養父母。其事如是。」
一切大眾聞佛說法，各得勝利，歡喜作禮，右遶而去。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一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二

失譯人名在後漢錄

對治品第三

爾時世尊處在大眾，猶如日輪，光明赫弈，隱蔽眾星；喻如大龍，蟠蘭椿輪，蒨練絜爛，覩之眼眩，思之意亂，威光晃曜，色無等喻。猶螢火光，日出不現；日月雖有百千光明，方於帝釋，譬如聚墨；帝釋雖有白淨妙光，方於大梵王所有光明，猶如瓦礫方於夜光摩尼寶珠；大梵天王雖有淨妙百千光明，方於如來所有光明，亦如聚墨。何以故？如來圓光七尺，乃能遠照十方世界。其中眾生遇斯光者，盲者得見，僂者得伸，拘躄眾生即得手足，邪迷眾生得覩真言——以要言之：諸不稱意皆得如願。

爾時會中有七十大菩薩摩訶薩，即從座起，頭面禮佛，遶百千匝，却住一面，異口同音說百千偈讚歎如來。

其名曰：不思議菩薩、離覺音菩薩、惟念安菩薩、離垢稱菩薩、無量音菩薩、大名聞菩薩、明寶髻菩薩、堅師子菩薩、獨步逝菩薩、捨所念菩薩、及智積菩薩、意善住菩薩、無極相菩薩、慧光曜菩薩、消強意菩薩、能擁護菩薩、至誠英菩薩、蓮花界菩薩、眾諸安菩薩、聖慧業菩薩、將功勳菩薩、無思議菩薩、淨梵施菩薩、寶事業菩薩、處大花菩薩、善思惟菩薩、無限法菩薩、名聞意菩薩、已辯積菩薩、自在門菩薩、十種力菩薩、有十力菩薩、大聖愍菩薩、無所越菩薩、遊寂然菩薩、在於彼菩薩、無數天菩薩、須彌光菩薩、極重藏菩薩、因超越菩薩、而獨步菩薩、威神勝菩薩、大部界菩薩、以山護菩薩、持三世菩薩、有功勳菩薩、宣名稱菩薩、日光明菩薩、師子英菩薩、時節王菩薩、師子藏菩薩、示現有菩薩、光遠照菩薩、山師子菩薩、有取施菩薩、莫能勝菩薩、為最幢菩薩、喜悅稱菩薩、堅精進菩薩、無損減菩薩、有名稱菩薩、無恐怖菩薩、無著天菩薩、大明燈菩薩、世光曜菩薩、微妙音菩薩、執功勳菩薩、除闇暝菩薩、無等倫菩薩。各於佛前發誓願言：「我等於世尊滅度之後，護持佛法，於十方界廣令流布，使不斷絕。何以故？我等今者覩如來不思議妙色光明——於光明中皆得聞不思議佛法，既聞法已，離於心障，累結永消，身心清淨——晃如天金，萬品斯照。我等思惟如是等功德利故，於如來所生大師想，生慈父想。常念佛恩，當報佛恩。何以故？得聞正法，不久當坐道場，轉正法輪，度脫一切眾生，皆令以得聞法故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爾時釋迦如來告一切大眾言：「是七十大菩薩摩訶薩，久於過去無量百千萬億微塵數阿僧祇劫中，已曾供養無量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微塵數諸佛，於諸佛所常修梵行，供養諸佛，心不疲倦；以慈修身，善護佛法；不捨大悲，常於十方利益一切。若有眾生臨命終時，若聞一菩薩名，若二、若三、若四，乃至七十，稱名歸命者，命終即得往生有佛國土，蓮華化生，遠離婬欲；不處胞胎，離諸臭穢；其身清淨，有妙香氣；眾所恭敬，人所愛念。為人所恭敬愛念故，其心歡喜；以歡喜心故，即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能於一切眾生起大慈悲心；以發慈悲心已，次亦生於利益眾生心；以能利益眾生心已，復能發於不捨眾生心、利益眾生心、自利利彼心、滅除障礙心、寂靜煩惱心、能親近善友常生恭敬心、專意聽法心、憶持不忘思惟妙義心、願少聞多解義心、不願於多聞而不解義心；次生信如心、信如實義心；以生如實義心已，次生如說修行心；以生如說修行心已，次生不退轉心；以生不退轉心已，於諸眾生即生等對治心：

「如我不喜死，一切三界二十五有，有形無形，四足多足，乃至蟻子，有命之屬，亦復如是。是故菩薩乃至自喪身命。終不枉奪他命。

「如我有錢穀、帛衣被、飲食、象馬、車乘、國城、妻子、身體、手足，供養擁護，不喜他人橫來侵害者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是故菩薩，乃至自喪身命，終不於諸眾生衣財飲食，生於劫奪之心。

「如我不喜他人欺[麥*欠]，斷我妙色姊妹妻妾者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是故菩薩，乃至喪身失命，於他美色不生邪念、染污之心，況行姧惡？

「如我不喜面毀、兩舌、惡口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是故菩薩，乃至喪失身命，終不妄言、兩舌，鬪亂彼此。

「如我不喜杖石鞭打，搒笞拷掠者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是故菩薩，乃至喪失身命，終不杖石楚毒拷掠眾生。

「如我不喜杻械枷鏁桁械，繫閉縛勒，諸苦惱者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是故菩薩，乃至喪失身命，終不枷鏁繫閉，杻械眾生。

「如我不喜為人所[麥*欠]，強力迫憎，威恩所逼，恃怙形勢，壓伏戢遏，不令面自炳說，自顯清白者，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是故菩薩，乃至喪失身命，終不非理加於眾生。

「如我為人之所供養，尊重讚歎，令我歡喜者，我亦常當布施眾生衣被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一切樂具。

「若我造作大事，若佛事、法事、僧事，智力有限，不能令其成辦，憂愁苦惱。若有智者，見我如是憂恚懊惱，不能令事得辦，便

報我言：『善男子，莫憂愁也。我當供辦，稱意所須，令汝事辦。』我聞是語，心生歡喜，是故我亦當常勸化眾生利益眾生。

「如我為王賊水火，縣官所逼，若繫若閉，心生愁毒。復有智者，見我如是遇眾苦難，便往我所，善言誘喻，告言：『莫愁苦也。我當為汝求哀國王，若諸大臣，若供給財賄，若設餘方便，令汝解脫，使無衰惱。』我聞是語，心生歡喜。

「是故菩薩常當勤修技藝，多諸工能：音樂倡伎，曆數算計，呪術仙藥，服乘象馬，兜矛矟箭，出陣入陣，有大武功。我有如是眾妙技藝，一切眾人，若王大臣，不敢違逆我意。兼我復有衣財飲食、珠環釵釧、金銀琉璃、珊瑚虎珀、硨磲馬瑙、真珠玫瑰、摩尼寶珠、象馬輦輿、僮僕作使、宮人美女、流泉浴池、七寶臺觀，如是種種微妙無量百千。菩薩雖有如是威武隨意，技藝百千，寶藏象馬，車乘無量，美女勝妙，臺觀、流泉、浴池，一切五欲樂具，心不貪著，而常少欲知足，好樂閑靜；山林樹下安禪靜默；雖處大眾言談語論，而心常入對治門中；雖與眾生和光塵俗，出內財產，生業息利，終不為惡，利益眾生。若有貧窮及諸苦惱，來從菩薩求索所須，菩薩隨意稱心給與。

「菩薩若見有眾生愛樂佛法，而來親近供養，承事奉侍，洗足按摩，浣濯乾曬，楊枝澡水，拂拭床敷，卷褥被枕。初夜後夜供給燈燭、前食、後食、怛鉢那食、蒲闍尼食、佉陀尼食，及諸漿飲——所謂與利師漿、馥勒奢菓漿、蒲萄漿、黑石蜜漿。如是承事，乃至一七至九十日，為欲求請菩薩，聽聞佛法。菩薩爾時雖見是人如是供給，心不歡喜。何以故？菩薩久於無量阿僧祇劫中，為求佛法故；我為一切眾生心無增減故；以慈悲心故；住平等心故，時作轉輪聖王，常以十善，導化一切眾生。為我意故，歡喜奉行，命終之後，得生人天，受微妙五欲快樂，尊嚴豪貴，隨心適意；臥起入宮，服乘鞍馬，遊戲園苑，伎樂自娛，歡喜飲食；無常卒至，老病喪亡，家室男女愁毒懊惱，舉聲大哭，以手搥胸，或時拔髮，食飲灰土，悶絕躃地，持幡乘車，啼哭送之。殯埋既竟，室家男女手相扶持，還歸本家，愁毒悶絕，良久躃地，或時致病，或時狂癡，或時致死。於生者大損，於死者無益。

「是時轉輪聖王前後導從，案行國界，見諸眾生受斯苦惱，愍而哀傷，而作是言：『夫為王者，王領國土，攝諸眾生。雖以十善導化，果得如是微妙五欲，而不免生老病死，無常敗壞。當知我雖以正法治國，無益於物。若無益於物，云何名為大轉輪王？云何復名為大慈父？云何復名為大醫王？云何復名為大導師？夫大導師者，導以正路，示涅槃徑，使得無為，常得安樂。我等今者名不稱行。譬如有人渴乏垂命，東西馳走，求索冷水。遙見空井，心生歡喜，

而作是念：「今我此身，便為更生。何以故？若不得水，命去不遠。今見好井，必其望得，清淨冷水，濟我虛渴運急之命。」作是念已，馳犇往趣，往到井上，脫所著衣，舉著一處。入井取水而不得水，唯見毒蛇、守宮、蝮蠍百足之屬，瓦礫、荊棘及諸草穢。爾時渴人失本願故，既不得水，眾毒螫身，尋欲出井。其井朽故，陷墜嶔巖。其朽故井深一箭道，既無梯隥、繩索、杖木。雖復踴身上升，勢不能高，氣力羸憞，還墮井底，為諸毒蛇之所啖食。命未斷頃而作是言：「我若先知此井無水，尚不眼視，而況往取。今日苦毒，為井所誤。」』

「爾時轉輪聖王見諸人民，室家男女，恩愛分離，受苦惱時，而作是言：『今我身者，喻如空井，雖有井名，而無有水。現有所趣，而無所獲，喪失身命，苦惱如是。我今雖處於轉輪聖王之位，七寶具足，十善導化，正法治國。令諸眾生生人天中，受其微妙五欲快樂故，未能免生老病死，恩愛分離，怨憎和合，憂悲苦惱，更相哭泣。然是我過，非眾生咎。所以者何？以我無有出世間法利益一切眾生——雖從於我，諮受善法，望獲安樂，而實不能越於苦海。』

「爾時轉輪聖王復作是念：『我身今者，喻如無智大癡施主。』爾時施主值天大旱，七年不雨，樹木燋乾。時世飢饉，穀米勇貴，人民飢餓，互相茹食，飲血噉肉，更相殘害，枉濫無辜，或父食子，或子食父，父母兄弟，妻息男女，更相食噉。

「爾時，大施主遊行觀看，見諸眾生飢餓顦顇，羸瘦戰掉，氣力虛微，顏貌顦顇，頭髮蓬亂，形體瘦黑。於其肩上或見擔揭，純是死人所有頭手、節腕、臂肘、脊脇、肩臂、臏膊、足指，或是肝膽腸胃。時，大施主微聲問言：『汝所擔揭者是何物也？』答言：『我所擔者是死人頭手、臂肘、節腕也。』問言：『汝擔是死人臂肘節腕，何所作為？』答言：『汝不知耶？天時亢旱，時世飢饉，穀米勇貴，人民飢餓，互相食耳。我所擔者是我飲食。』

「爾時，施主聞是說已，心驚毛竪，悶絕躃地。以冷水灑面，良久乃穌。復更問言：『雖是汝食，是何人肉？』爾時餓人聞是語已，舉聲大哭，憂恚斷絕，報施主言：『不可言也。痛哉！痛哉！怪哉！怪哉！大施主！我今情實相語。我所擔者，或言是父，或言是母，或言妻子，或言兄弟，宗親骨肉。』爾時，諸飢餓人各各以情實自說因緣：『大施主！更無餘事。我等以飢餓因緣故，還相噉食耳。』

「爾時，大施主聞是語已，飲氣歎息，報眾人言：『汝等今者，更莫共相食噉肉也。若有所須，衣服飲食，種種湯藥，所須之物。却後一七，汝等大眾皆集我家，我當隨汝所須，衣被、飲食、病瘦湯

藥，稱意給與。』眾人聞已，心生歡喜，歎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未曾有也。』

「爾時，施主還到其家，喚其夫人及其子息、僮僕、作使，一切皆集。於眾人中和顏悅色，發柔軟言，告喻妻子及諸作使：『汝等應當至心聽我所說。汝等知不？天時炎旱，時世饑儉，人民飢餓死者無數。我等居家，庫藏盈滿，穀米無量。可共及時，種於福田。』妻子聞已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快善無量。我等身命亦隨施主，況於大藏錢財飲食耶？』

「爾時施主心生歡喜：『汝等今者，真是我無上道伴。善哉！善哉！汝等諸人，應當各各而自處分。隨所應作，隨所應為，應作者便作，應為者速為。却後一七必令成辦。』

「爾時施主一一處分已竟，即自出外處處觀看，何處當有平地寬博，安施壇施。即時安著清淨之處，除去沙鹵、株杌、荊棘。其地清淨，安施床敷氍毹毾[毯-炎+登]。即時安施大眾座處已，嚴駕五百大象，負載飲食，運趣施壇。飲食如山，乳酪如池，膏油餅脯，種種餚饍，百味具足。兼有種種衣服、珠環、嚴釧、象馬、七珍，種種具足，莊嚴已竟。却後一七，明相舉時，亦於七日朝，槌鍾鳴鼓，吹大蠡貝，高聲唱言：『一切大眾！皆來集於大施主壇。』

「爾時眾人聞是唱聲，心生歡喜，如蒙賢聖。聞是語已，尋聲往趣大會施壇，隨意所取，衣被、飲食、珠環、釵釧、百種湯藥、象馬、七珍，隨所好憙，恣意選取。爾時，施主所施之物，眾人持去已盡。爾時施主心生歡喜已，即還歸家。室家妻子歡喜受樂，五欲自娛。

「却後一七，聞外人言：『先所受施衣被飲食者，皆藥發而死。』或未死者皆發是言：『怪哉！怪哉！是大施主雖有慈悲憐愍，供給所須衣被飲食，雖復當時充飢解渴，得濟身命，於後數日，藥發喪命。』時大施主憂恚懊惱，問其妻子：『汝等云何成熟飲食，使惡毒藥，令墮食中？』妻子、作使、諸僮僕等，皆言：『不爾。』『若不爾者，毒從何來？』答曰：『不審。』

「爾時施主重自撿校，即入家中，次第案行，見一井水而覆蓋頭。問諸人言：『此是何井？』家人答言：『此是施主於小兒時養三毒蛇，穿此一井，安置其中。此井是毒蛇住處，水亦是毒，飲者殺人。』施主見已，問作使言：『汝等先作食時，不取此井水用作食也？』作使答言：『飲食猥多，當時運急，汲取此水，用作飲食。』大施主言：『怪哉！怪哉！如我今者，愚癡無智，云何養此毒蛇，作此毒井？』告語妻子：『速往填塞！中三毒蛇者，為吾燒殺！』是時，作使速往除滅。

「爾時施主滅毒井已，出外觀看，見受施者，藥發而死，異口同音皆言：『坐此施主與我毒食，令我早喪身命。我若先知此食有毒者，終不噉食。』爾時施主聞是語已，心生懊惱。如彼轉輪聖王，雖復十善導化，令諸眾生得生人天，雖受如是微妙五欲，微妙快樂，猶未能免生老病死。時轉輪聖王尋發願言：『我今應當求索無上佛法、出世間法，令諸眾生讀誦翫習，遠離生死，得至涅槃。』

「爾時轉輪聖王為求佛法故，於閻浮提遍處宣令：『誰解佛法？大轉輪王欲得翫習。』處處宣令，皆云言無。到一邊小國中，有一婆羅門解知佛法。爾時使者逕往詣彼，至婆羅門所，問言：『大德解佛法耶？』答言：『解也。』

「爾時使者頭面禮足，報言：『大師！大轉輪王欲相顧命。惟願大師屈神德，往至彼轉輪王所。』時轉輪王遠出奉迎，頭面禮足，問訊起居，冒涉塗路，得無疲倦耶？即請入宮，於正殿上，敷王御座，前請大師：『願坐此座？』時婆羅門即昇妙座，結加趺坐。

「爾時大王見於大師端坐已定，供給所須，施安已竟，合掌向於婆羅門白言：『大師！解佛法耶？』時婆羅門報言：『吾解佛法。』爾時大王報言：『大師！為我解說。』婆羅門言：『王大愚也。吾學是佛法，久受勤苦，因乃得成。今者大王，云何直欲得聞？』

「爾時，大王白大師言：『欲須何物？』婆羅門言：『與我供養。』王言：『所須供養為是何物？衣被飲食耶？金銀珍寶耶？』婆羅門言：『吾不須如是供養。』王言：『若不須如是供養者，象馬車乘耶？國城妻子耶？音樂倡伎耶？』婆羅門言：『吾都不用如是供養也。若能就王身上，剜作千瘡，灌滿膏油，安施燈炷，燃以供養者，吾當為汝解說佛法。若不能者，吾欲起去。』王未答頃，尋下高座。

「爾時大王即前，抱持報言：『大師！小復留懷。今我智慧微淺，功德薄少，小頃自思惟，當奉供養。』

「爾時轉輪聖王即自思惟，而作是念：『我從無始世界已來，喪身無數，未曾為法。今我此身當歸壞敗，都無所為。今日正是其時。』仰報大師言：『所須供養者，當速辦之。』

「爾時大王即入宮中，報諸夫人：『而我今者共汝等別。』時諸夫人聞王語已，心驚毛豎，莫知所由，微聲問王：『王欲何去？』王言：『今者我身欲剜作千燈供養大師。』時諸夫人聞王語已，匍轉躃地，舉聲大哭，悶絕吐逆，良久穌息，報大王言：『天下所重莫若己身，恭敬尊重，隨時將養，懼畏不適。今者云何毀害捐棄？王是智人，而於今日，如似顛狂，鬼魅所著耶？』王言：『不也。』『若不爾者，何緣如是，作此苦惱，供養是婆羅門，何所為耶？』王報夫人：『欲求佛法，為一切眾生。』『若為一切眾生，今日云

何便見孤棄？』王報諸夫人言：『天下恩愛，皆當別離，是故吾今以身供養。欲為汝等及一切眾生，於大闇室燃大智燈，照汝生死無明黑闇，斷眾累結，生死之患，超度眾難，得至涅槃故。汝等諸人，今者云何違逆我心？』時諸夫人聞王語已，默然不對，心悲噢噎，舉聲大哭，自拔頭髮，抓摑面目，復發聲言：『我等薄相，生亡我所。』

「天王有五百太子，悉皆端正，聰明智慧，人相具足。其父愛念，喻如眼目。

「爾時大王語諸子言：『我於今日欲設供養，恐身命不濟，與汝等別。國土人民，所有王法，從大者治。』時，諸太子聞是語已，身體肢節、筋脉抽切。譬如人噎，又不能咽，復不得吐。微聲問父王言：『今日云何永棄孤背？』時諸太子前抱王頸，或捉手足，舉聲悲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今日云何永失覆護？』

「爾時，大王諫曉諸子，即為宣說天下恩愛皆有別離。諸子答言：『雖如父王所說，心情戀慕，不能捨離。大王今日當賜一願，令諸子等持此身命，奉上大王，為王供養婆羅門師。』王言：『諸子幼稚，未有所識。未能堪辦如是供養。如我今者遠請大師，許相供養，不得違錯。夫為孝子，不違父意，汝今云何違逆我心？』時諸太子聞是語已，舉聲吼喚，驚動神祇，舉身投地，如太山崩。

「爾時大王復與諸小國王一切辭別。還至殿上，往大師所，脫身瓔珞、上妙衣服，舉著一面，端身正坐，告諸大臣諸小國王、五百太子、二萬夫人：『汝等今者，誰能為吾剜身千瘡？』夫人、太子及諸群臣，皆共同心而作是言：『我等今者，寧以利刀自剜兩目，終不能以手剜王身也。』爾時，大王心生憂惱：『而我今者單子孤露。大眾之中，乃無一人見佐助也。』

「爾時大王有一旃陀羅，其性弊惡，人所怖畏。尋聲往趣，語諸太子：『且莫憂苦也。我有方便，能令大王事不得成。若不成事，還王領國，如本不異。』諸太子聞是語已，心生歡喜。時，旃陀羅往到王前，語大王言：『大王今者何所作為，剜身千燈，供養大師？』時旃陀羅言：『欲剜身者，我能為之。』王聞是語，心生歡喜，報旃陀羅言：『汝今真是我無上道伴。』時旃陀羅即在王前，喊喊嗡張，高聲唱言：『大王當知殺人之法，斷頭截頸，割斷手足，抽筋拔肋，苦痛如是。大王今者能堪是不？』王聞是語，心懷歡喜。時旃陀羅持牛舌刀就王身上，於晌速頃遍體剜作數滿千瘡。時旃陀羅謂王意退，而反不移，投刀於地，馳走而去。

「爾時大王於身諸瘡灌滿膏油已，取上妙細氈，纏以為炷。爾時婆羅門大師見於大王作是事已，作是念言：『我今應當先為大王宣說佛法。何以故？大王今當燃身諸燈，恐命不濟。命若不濟，誰當聽

法？』思惟是已，告大王言：『精進如是，難為能為，修此苦行，為聞佛法。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！吾當為王宣說佛法。』王聞是語，心大歡喜，譬如孝子新喪父母，其子愁毒，苦不可言，父母還活，其子歡喜。王聞是語，亦復如是。時婆羅門即便為王而說半偈，謂興衰法：

『夫生輒死，　此滅為樂。』

「王聞法已，心生歡喜，告諸太子及諸大臣，而作是言：『諸人若於我有慈愍心者，應為我憶持是法。於諸國土，處處聚落，有人民處，城市巷陌，宣王優命：「諸人當知！大轉輪王見諸人民，一切眾生，沒於苦海，未能出惡。於諸眾生起大悲心，剜身千燈，求於半偈。諸人今當感大王大慈悲心，應當書寫此偈，讀誦翫習，思惟其義，如說修行。」』諸人聞是語已，心生歡喜，異口同音讚大王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大王真是大慈悲父，為諸眾生修此苦行。我等應當速往書寫。』或紙或帛，或於石上，或於樹木、瓦礫、草葉，蹊徑要路，多人行處，亦皆書寫。其見聞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「爾時大王即燃千燈供養大師，其明遠照十方世界，其燈光中亦出音聲說此半偈，其聞法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其光上照乃至忉利天宮，其燈光明，悉能蔽隱諸天光明。時忉利天王見此光明遠照天宮，即作是念：『以何因緣有此光明？』即以天眼觀於世間，見是大轉輪王以大慈悲熏修其心，為一切眾生故，剜身千燈，供養大師，為度一切眾生故。『是故我等今當往於世間，勸戒佐助，令心歡喜。』即下世間，化作凡人，往詣王所，問大王言：『剜身千燈，修此苦行，為求半偈，何所作為？』報言：『善男子！我為一切眾生故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

「爾時化人即復釋身，光明威耀，曒然炳著。時天帝釋報大王言：『作是供養，願求天王耶？魔王、梵王耶？』是時轉輪聖王報天帝釋言：『我亦不求人天尊貴，正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一切眾生故。不安者安，不解者解，未度者度，未得道者，欲令得道。』天帝釋言：『大王今者不乃愚耶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久受勤苦，乃可得成，汝今云何欲求無上道耶？』報天帝釋言：『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旋，終不以此苦，退於無上道。』『汝今雖發是言，吾不信也。』時轉輪聖王即於天王釋前，立此誓言：『我若不真實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欺誑天王釋者，使我千瘡終無愈時。若不爾者，血當為乳，千瘡平復。』說是語時，即復如故。天王釋言：『善哉大王！真是大悲！修大悲者，如是苦行，不

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得三菩提時，要先度我。』時天帝釋放大光明，遍照王身，與百千諸天俱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「五百大子見其父王身瘡平復，歡喜無量，即前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父，異口同音俱發聲言：『未曾有也！今者父王真是大悲，愍傷一切。』王報太子：『汝等若是孝子者，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是諸太子聞是語已，心生歡喜，感於父王重恩分故，尋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二萬夫人，百千婇女亦復如是。」

爾時眾中有七十恒河沙等眾生，皆發聲聞、辟支佛心。復有無量天人及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，見聞是已，皆發道心，歡喜而去。

大方便佛報恩經發菩提心品第四

爾時會中有一大菩薩摩訶薩，名曰喜王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仰白如來，而作是言：「菩薩云何知恩報恩？」

佛告喜王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諦聽！諦聽！菩薩摩訶薩知恩者，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報恩者，亦當教一切眾生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若發菩提心，云何而發？菩薩因何事故，所以能發？善男子！菩薩摩訶薩初發三菩提心時，立大誓願，作如是言：『若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當大利益一切眾生，要當安置一切眾生大涅槃中，復當教化一切眾生，悉令具足般若波羅蜜，是則名為自利，亦名利他。』是故初發菩提心者，則得名為菩提因緣、眾生因緣、正義因緣、三十七助道法因緣，攝取一切善法根本。是故菩薩名為大善，亦名一切眾生善根，能破一切眾生身口意等三業諸惡。一切世間所有誓願，及出世間所有誓願，無有能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如是誓願無勝無上。菩薩摩訶薩初發三菩提心時，有五事：一者，性；二者，行；三者，境界；四者，功德；五者，增長。菩薩若能發菩提心，則得名為菩薩摩訶薩，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修大乘行。是故初發菩提心，即能攝取一切善法。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，修行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若不發心，終不能得；是故發心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根本。菩薩摩訶薩見苦眾生，心生憐愍，是故菩薩因慈悲心故，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即能習三十七品；因三十七品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發心名為根本。發菩提心故，行菩薩尸羅，是故發心名根、名因，名枝、名葉，亦名華、名果，亦名為子。菩薩發心畢竟不畢竟，畢竟者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終不退失；不畢竟者，有退有失。退有二種：畢竟退、不畢竟退。畢

竟退者，終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不能推求修習其法；不畢竟退者，求菩提心，修習其法。是菩提心有四種：一者，若善男子、若善女人，若見若聞諸佛菩薩不可思議事，爾時即生信敬之心，作是念言：『佛菩薩事不可思議。若佛菩薩不可思議事是可得者，我亦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是故至心念於菩提，發菩提心。復有不見諸佛菩薩不思議事，以聞諸佛菩薩祕密之藏；聞已，即生信敬之心；得生信心故，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摩訶般若，是故發菩提心。復有不見諸佛菩薩不思議事，亦不聞法，見法滅時，復作是念：『無上佛法能滅眾生無量苦惱，作大利益。惟諸佛菩薩能令佛法久住不滅。我今亦當發菩提心，令諸眾生遠離煩惱。願我此身受大苦事，護持佛法久住於世故，發菩提心。』復有不見諸佛菩薩法滅時，唯見惡世諸眾生等，具重煩惱、貪欲、瞋恚、愚癡等；無慙、無愧、慳恪等；嫉妒、恚癡、苦惱等；不信、邪疑、懶惰等。見是事已，即作此念：『大惡世時，眾生不能修善。如是惡時，尚不能發二乘之心，何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？我今當發菩提心，發菩提心已，乃當教一切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」

爾時喜王菩薩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知恩，自發菩提心；菩薩報恩，教一切眾生令發菩提心者；如來世尊於生死時初發菩提心，因何事發？」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過去久遠不可計劫生死中，時以重煩惱，起身口意業故，墮在八大地獄，所謂：阿訶訶地獄、阿婆婆地獄、阿達多地獄、銅釜大銅釜、黑石大黑石，乃至火車地獄。我於爾時，墮在火車地獄中，共兩人竝挽火車。牛頭阿傍在車上坐，緘脣切齒，張目吹火，口眼耳鼻，煙炎俱起，身體殊大，臂脚盤結，其色赤黑，手執鐵杖，隨而鞭之。我時苦痛，努力挽車，力勵前進。時我徒伴劣弱少力，劣弱在後。是時牛頭阿傍以鐵叉刺腹，鐵杖鞭背，血出沐浴，隨體而流。其人苦痛，高聲大喚，苦痛難忍，或稱父母，或稱妻子。雖作如是唱喚，無益於己。我時見是，受大苦惱，心生哀愍，因慈心生故，發菩提心。為此眾罪人故，勸請牛頭阿傍：『此罪人者，甚可憐愍。小復加哀，垂慈憐愍。』牛頭阿傍聞已，心生瞋恚，尋以鐵叉前刺我頸，尋時命終，即得脫於火車地獄百劫中罪。我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，即脫火車地獄之罪。」

佛告喜王：「挽火車者，今我身是。因發菩提心故，疾得成佛。是故當知，一切眾生發菩提心，其事非一：或因慈心，或因恚心；或因施心，或因慳心；或因歡喜，或因煩惱；或因恩愛別離，或因怨憎和合；或因親近善知識，或因惡友；或因見佛，或因聞法。是故

當知，一切眾生發菩提心，各各不同。喜王！當知菩薩摩訶薩知恩報恩，其事如是。」
說是法時，萬八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一切大眾中有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。時天龍、鬼神、人及非人，亦能發聲聞、辟支佛心，聞法歡喜，頭面作禮，右遶而去。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二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三

失譯人名在後漢錄

論議品第五

爾時如來為母摩耶夫人并諸天眾說法九十日，閻浮提中亦九十日不知如來所在。大目揵連神力第一，盡其神力，於十方推求，亦復不知；阿那律陀天眼第一，遍觀十方三千大千世界，亦復不見；乃至五百大弟子，不見如來，心懷憂惱。優填大王戀慕如來，心懷愁毒，即以牛頭栴檀，摽像如來所有色身，禮事供養，如佛在時，無有異也。

爾時大王召諸六師，卜 問如來為何所在。爾時六師即作是言：「大王！當知瞿曇沙門正是幻術所化作耳。幻化之法，體無真實。大王！當知我等經書四圍陀典說言：『千年二千年當有一幻人出世。』瞿曇沙門正是其人。」

爾時，阿那律陀往詣大王所，白言：「大王！當知如來近在忉利天，却後七日當還閻浮提。」王聞是語，心生歡喜，宣令國土，掃灑燒香，懸繒幡蓋競共集聚，設眾供養種種餚饍、華香、伎樂。

爾時六師見眾人集聚，設諸供養，種種餚饍。六師問言：「汝等諸人設是供養，欲請國王耶？王子耶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」「若不爾者，為請大臣耶？婆羅門居士耶？若不爾者，親族會耶？」答言：「非也。欲請於佛。」六師問言：「佛者是誰？」答言：「一切智人。」復言：「一切智人為是誰？」答言：「大慈悲父。汝不知耶？白淨王種，豪尊第一，從劫初已來，嫡嫡相承，作轉輪王。近來二世不作轉輪王，雖不作轉輪王，而作閻浮提王。兄弟三人，其最長者號曰淨飯王；其次弟名曰斛飯王；其最小者名曰甘露飯王。淨飯王生二子，長者名悉達，小者名難陀。斛飯王復生二子，長者名提婆達，小者名阿難。甘露飯王生一女，名甘露味女。爾時大兄悉達太子出城觀看，見老病死患，憂思不食。悲念人生當有此患，無貴無賤，有形之類，無免此者。即夜踰出宮城，菩提樹下苦行六年，然後得成一切智，故號一切智人。獨悟成佛，具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乃至一切種智。其生七日，母命便終，生忉利天。佛為母說法經九十日，却後一七當還閻浮提。」

爾時六師聞是語已，心生嫉妬，憂恚苦惱。即時六師徒眾集聚，共論議言：「瞿曇沙門若還閻浮提者，一切人民皆當捨我，供養瞿曇。我等孤窮，恐當不濟。」

爾時六師復作是念：「我等今當速往多人眾中，唱如是言：『諸人當知！瞿曇沙門實無所知。黃口小兒，近出釋氏宮，菩提樹下自言得一切種智。當知此則虛妄之言。所以然者，阿耆達王來請瞿曇，所施供養唯是馬麥，瞿曇不知為惡而便受請，當知非一切智也。』復次，問於阿難：『安居餘有幾日在？』阿難言：『餘有七日在。』復次，問於阿難：『祇桓中何以多烏鳥聲？』阿難言：『眾鳥[口*爭]食。適生一七，其母命終。』以是事故，當知是薄相人，亦是極惡之人。所以然者，生已喪其母故。又復非慈孝、非供養，目下朝夜供給而反捐棄，入於深山。亦是無恩分人，父王為納娑瞿夷，竟不行婦人之禮，令憍曇彌受大苦惱。是故當知不知恩不念恩。瞿曇沙門，徒眾無尊卑，五百弟子各稱第一。師既無法，弟子亦無修行之業。乃至知數其人陀驃比丘亦稱第一，聰明智慧舍利弗亦入其中，訥鈍槃特比丘亦入其中；乃至少欲之人耶輸陀羅比丘尼亦入其中，舍衛城中婬亂不善蓮華色女亦入其中；乃至稚小無智均提小兒亦入其中，乃至極老須跋陀羅年百二十亦入其中；乃至豪尊諸釋種亦入其中，極下賤王舍城中擔糞穢人亦入其中。是故，當知瞿曇法中，猥雜競共入中，皆無尊卑，不可恭敬。譬如大風吹諸樹葉，聚在一處，瞿曇佛法亦復如是。譬如眾鳥隨逐世間人所遺棄衣服飲食，瞿曇徒眾隨取食之。汝等諸人，今日云何欲請瞿曇？」眾人聞已，譬如大地不可虧動。大眾渴仰如來，雖聞六師作如是說，心如金剛，無有增減，渴仰如來，如渴須飲。

却後一七，如來從天來，下至閻浮提。無量百千諸天隨從如來，放大光明；神力感動，作天伎樂百千萬種。乃至一切天，一切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等，一切大眾皆悉雲集，禮拜供養。爾時優填大王大眾圍遶，遠迎如來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六師徒眾集聚，復作是念：「我等今者衰禍將至。雖復眾人之中唱說此言而不信受。今當復往天人大眾之中，宣令如是，可知清白。」爾時六師作是念已，與其徒眾八千人俱，前後圍遶，往詣大眾，到已却坐一面。

爾時復有一乾闥婆子，名曰闥婆摩羅，彈七寶琴，往詣如來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鼓樂絃歌出微妙音——其音和雅，悅可眾心。聲聞辟支佛等，不覺動身起舞，須彌山王湧沒低昂。

爾時如來即入有相三昧，以三昧力令其琴聲遠聞三千大千世界——其音具足演說苦、空、無常、不淨、無我。放逸眾生聞此妙音具足演說如來知恩報恩，久於無量阿僧祇劫孝養父母。一切眾生皆隨聲至閻浮提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

爾時大眾瞻仰如來，目不暫捨。如來爾時三昧宴默，一切大眾亦皆默然。於大眾中，有七寶塔從地踊出，住在空中，無數幢幡而懸其上，百千寶鈴不鼓自鳴，微風吹動，出微妙音。
爾時大眾見此寶塔從地踊出，心生疑網：「以何因緣，有此寶塔從地踊出？」諸聲聞眾舍利弗等，盡思度量，亦復不知。舊住娑婆世界菩薩摩訶薩，乃至彌勒菩薩亦復不知。
爾時六師作是念：「復何因緣，有此寶塔？若有人來問我者，而我不知。若不知者，云何復名一切知見？」復作是念：「瞿曇何不速為大眾敷演斯事？」
爾時如來出于三昧。釋提桓因、忉利天王即以天衣敷師子座。爾時如來即昇此座，結加趺坐，如須彌山王處于大海。
爾時彌勒菩薩觀察眾心，咸皆有疑，自亦未了。即從座起，往到佛前，頭面禮足，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有此寶塔從地踊出？」
佛告彌勒菩薩：「乃往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出世，號毗婆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現於世，教化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眾生，皆令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其佛滅後，於像法中，有國名波羅奈。其波羅奈大王聰叡仁賢，常以正法治國，不枉人民。王主六十小國、八百聚落。王了無子。王自供養奉事山神、樹神、一切神祇，經十二年不懈不息，求索有子。第一夫人便覺有娠，十月足滿生一男兒。其子端正，人相具足。生已召諸大臣、諸小國王，占相吉凶，即為立字。以其太子性善不瞋，名曰忍辱。忍辱太子其年長大，好喜布施，聰明慈仁，於諸眾生等生慈心。爾時大王有六大臣，其性暴惡，姧詭佞諂，枉橫無道，人民厭患。時六大臣自知於行有違，常懷嫉妬，憎惡太子。
「爾時大王身嬰重病，苦惱顛頓，命在旦夕。忍辱太子往告諸臣：『父王困篤，今當奈何？』諸臣聞已，心生瞋恚，報太子言：『王命不久。何以故？欲求妙藥，不可得故，是以當知命去不遠。』太子聞已，心生苦惱，悶絕躃地。
「時六大臣即入靜室，共謀議言：『忍辱太子不除去者，我等終不得安隱也。』作是念已，第一大臣言：『忍辱太子無事可除。』一臣復言：『我有方便能除去之。』即往太子所，報太子言：『臣向在外，於六十小國八百聚落中求覓藥草，了不能得。』太子問言：『所求藥草為是何物？』大臣報言：『太子當知，求藥草者，正是從生至終不瞋人眼睛及其人髓。若得此藥，得全王命；若不得者，命在不久。於諸國土無有此人。』太子聞已，心生憂惱，即報大臣：『今我身者似是其人。何以故？我從生已來未曾有瞋。』大臣

言：『太子若是其人者，此事亦難。何以故？天下所重莫若己身。』太子言：『不如諸臣所言也。但使父王病得損者，假使捨百千身，亦不為難，況我今日此穢身也？』大臣報言：『如此之事，隨太子意。』

「爾時忍辱太子心生歡喜，而作是念：『若使此藥能除父王病者，宜應速辦此事。』忍辱太子即入宮中，到其母所，頭面禮足，合掌向母，而作是言：『今者此身，欲為父王作治病藥。恐其身命不得存立，是故與母共別。願母莫憂苦，戀慕其子。』其母聞是語已，心生悶絕，忘失四方，譬如人噎，又不得咽，不能勸進，又不得吐，不能勸止。即前抱其太子，悶絕，以冷水灑面，良久乃穌。爾時太子白其母言：『父王身命，須臾之間，不得久停。宜時速辦，令王服之。』爾時太子即呼大臣、諸小國王，於大眾中，即宣此言：『我身今者與大眾別。』爾時大臣即呼旃陀羅，斷骨出髓，剜其兩目。

「爾時大臣即擣此藥，奉上大王。王即服之，病得除差。病既差已，問諸大臣：『汝等於何得此妙藥，除我患苦，得全身命？』大臣白王：『今此藥者，忍辱太子之所辦耳。非諸臣力所堪辦也。』王聞是語，心驚毛豎，微聲問諸臣言：『忍辱太子今在何所？』大臣答言：『太子今者在外，身體傷損，命不云遠。』王聞是語，舉聲大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』自投於地，塵土坌身：『如我今者，實自無情。云何乃能服此子藥？』往到子所，其命已終。王及夫人及諸臣民，無量大眾前後圍遶。其母懊惱，投身死尸：『以我宿世有諸過惡，今令子身受是苦也。今我身者，何不碎末如塵，乃令我子喪失身命。』爾時父王及諸小王即以牛頭栴檀香木，積以成[卄/積]，闍維太子所有身骨，復以七寶起塔供養。」

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善男子等大眾：「當知爾時波羅奈大王者，今現我父悅頭檀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耶是；忍辱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菩薩於無量阿僧祇劫孝養父母，衣被、飲食、房舍、臥具，乃至身肉骨髓，其事如是，以此因緣自致成佛。今此寶塔從地踊出者，即是我為其父母捨此骨髓及其身命，即於此處起塔供養。我今成佛，即踊現其前。」

爾時大眾中無量人、天、諸龍、鬼神，聞是語已，悲喜交集，淚下滿目，異口同音讚歎如來百千功德，尋時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復有無量百千眾生發聲聞、辟支佛心；復有無量人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；復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摩訶薩，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當知如來今者真是孝養父母。

復次，菩薩本知母人之德，以其本願如是，生如來身。以生如來，滿本願故，不堪受其禮故，因其將終。爾時大眾異口同音讚歎摩

耶：「善哉摩耶！得生如來，天人世間無與等者。」
爾時闍婆摩羅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耶夫人修何功德？以何因緣得生如來？」
佛言：「善聽！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佛言：「乃往過去久遠不可計劫，有佛出世，號毘婆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現於世，乃至正法、像法滅已。爾時有國號波羅奈。去城不遠有山，名曰聖所遊居，以有百千辟支佛住此山中故，無量五通神仙亦住其中。以多仙聖止住其中故，號聖遊居山。其山有一仙人住在南窟，復有一仙住在北窟。二山中間有一泉水，其泉水邊有一平石。
「爾時南窟仙人在此石上，浣衣洗足已，便還所止。去後未久，有一雌鹿來飲泉水。次第到浣衣處，即飲是石上浣垢衣汁。飲此衣垢汁已，迴頭反顧，自舐小便處。
「爾時雌鹿尋便懷妊，月滿產生。鹿產生法，要還向本得胎處。即還水邊，住本石上，悲鳴宛轉，產生一女。爾時仙人聞此鹿悲鳴大喚。爾時南窟仙人聞是鹿大悲鳴聲，心生憐愍，即出往看，見此雌鹿產生一女。爾時鹿母宛轉舐之，見仙人往，便捨而去。
「爾時仙人見此女兒，形相端正，人相具足。見是事已，心生憐愍，即以草衣裹拭將還，採眾妙果，隨時將養，漸漸長大，至年十四。其父愛念，常使宿火，令不斷絕。忽於一日，心不謹慎，便使火滅。其父苦責數已，語其女言：『我長身已來，未曾使此火滅。汝今日云何令滅？北窟有火，汝可往取。』
「爾時鹿女即隨父教，往詣北窟。步步舉足皆生蓮華，隨其蹤跡，行伍次第，如似街陌。往至北窟，從彼仙人乞求少火。爾時仙人見此女人福德，如是足下生於蓮華，報言：『欲得火者，汝當右遶我窟，滿足七匝。』行伍次第了了分明，隨其舉足，皆生蓮華。遶七匝已，語其女言：『欲得火者，復當在此右邊還歸去者。當與汝火。』
「爾時鹿女為得火故，隨教而去。其女去後未久之間，波羅奈王將諸大臣，百千萬眾，前後圍遶，千乘萬騎，入山遊獵，馳逐群鹿。波羅奈王獨乘名象，往到北窟仙人所，見其蓮華遶窟行列。爾時大王心生歡喜，歎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大德神仙！大仙導師！福德巍巍，其事如是！』
「爾時仙人即白王言：『大王！當知此蓮華者，非我所能。』王言：『非大師者，是誰所為。』報言：『大王！是南窟仙人生育一女，姿容端正，人相具足，世間難有。其女行時，隨其足下皆生蓮華。』王聞是語，心生歡喜，即往南窟，見彼仙人，頭面禮足。爾

時仙人即出問訊：『大王！遠涉途路，得無疲極。』爾時大王報仙人言：『聞君有女，欲求婚姻。』

「爾時仙人報大王言：『貧身有此一女，稚小無知，未有所識。少小已來住此深山，未閑人事，服草食果。王今云何乃欲顧錄？又此女者，畜生所生。』即以上事向王具說。王言：『雖爾無苦。』問其父言：『鹿女者今在何許？』報言大王：『在此草窟。』爾時大王即入窟中，見其鹿女，心生歡喜。即以沐浴香湯，名衣上服，百寶瓔珞莊嚴其身，乘大名象，百千導從，作倡伎樂，還歸本國。爾時鹿女從生已來，未曾見如此大眾，心驚怖懼。

「爾時其父上高山頂，遙看其女，目不暫捨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今遙觀我女，遠去不現，當還本處，悲號懊惱，流淚滿目。我生育此女未有所知，與我遠別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今住此，不應餘轉。何以故？若我女反顧後望不見我者，令女憂苦。』竚立良久，女去不現，竟不迴顧。

「爾時其父心生恚恨，而作是言：『畜生所生，故不妄也。我小長養，今得成人。為王所念，而反孤棄。』即入窟中誦持呪術而呪其女：『王若遇汝薄者，皎然不論。若王以禮待接汝者，當令退沒，不果所願。』

「爾時波羅奈王到宮殿已，拜為第一，名曰鹿母夫人。諸小國王、百官、群臣皆來朝賀。王見此已，心生歡喜。未久數日，便覺有娠。王自供養夫人，床臥飲食皆令細軟。至滿十月，望其生男，紹係國位。月滿產生，生一蓮華。仙人呪力令王瞋恚，而作是言：『畜生所生，故不妄也。』王即退其夫人職，其蓮華者使人遺棄。其後數日，波羅奈王將諸群臣入後園中，遊戲觀看，作倡伎樂，鬪其象馬，并諸力士。中有第一大力士，踉蹡顛蹶，以足蹴地，地皆震動，動蓮華池。其華池邊有大珊瑚，於珊瑚下有一蓮華迸墮水中。其華紅赤，有妙光明。王見此華，心生歡喜，問群臣言：『如此華者，未曾有也。』即使使者入池取之。其華具足有五百葉，於一葉下有一童男，面首端正，形狀妙好。爾時使者即前白王：『此蓮華者未曾有也。大王！當知其蓮華者具五百葉，於一葉下有一天童男。』王聞此語，心驚毛豎，慨歎所以，問使者言：『審實爾耶？此非是我鹿母夫人所生華也？』即問青衣：『鹿母夫人所生華者，遺棄何處？』答言：『大王！埋此池邊大珊瑚下。』王審實其事，知鹿母夫人所生。王自入宮，向鹿母夫人自責悔過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實愚癡無智，不識賢良，橫生惡賤，違逆夫人。』懺謝訖已，還復本位。王大歡喜，召諸群臣、諸小國王并諸婆羅門相師，一切集會。抱五百太子，使諸相師占相吉凶，卦曰：『道德所歸，國蒙其福。若在家者，四海顒顒，鬼神保之；若出家者，必斷生

死，超度欲流，越生死海，獲得三明六通，具四道果。』王聞是語，遂增歡喜，即遍宣令國土，選取五百乳母。

「爾時鹿母夫人白大王言：『王莫耗擾國土，召諸乳母。王宮中自有五百夫人。諸夫人者妬我生男。王今可以一太子與一夫人，令其乳哺，非其子耶？』王報夫人：『五百夫人常懷嫉妬，惱害鹿母。鹿母今者欲令我鞭打杖策，擯出驅遣，奪其命者，不逆夫人。夫人今者云何於怨嫌中放捨？此事甚難及也。又復能開天地之恩，以其太子與諸夫人。』

「爾時五百夫人心大歡喜：『鹿母夫人施我安隱快樂，云何復能以太子與我？』歡喜無量。爾時無量百千大眾聞是事已，心生歡喜，皆發道心。

「爾時大王報夫人言：『未曾有也！吾不及汝。』夫人言：『貪恚所生，皆由嫉妬。諫惡以忍，諫怒以順。我從生已來未曾與物共諍，諸夫人者自生惱害。譬如有人夜行見杌，便起賊想，或起惡鬼之想。尋時驚怖，四散馳走，或投高巖，或覆水火，荊棘叢林傷壞身體。因妄想故，禍害如是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，自生自死，如蠶處繭，如蛾赴燈，無驅馳者。一切眾惡從妄想起，諸夫人者亦復如是。我今不應與彼群愚，起諸諍訟。』五百夫人即前禮鹿母夫人，自謝悔過，奉事鹿母，如蒙賢聖，如母姊妹，所養太子，如所生不異。

「時五百太子年漸長大。一一太子力敵一千，隣國反叛不賓屬者，自往伐之；不起四兵，國土安隱；天神歡喜，風雨以時，人民豐壤熾盛。時五百太子乘大名象，林野觀看；遊戲自恣，快樂難量；父母愛念，如護眼目。

「爾時五百太子年漸長大，於後一時集一處，坐蓮華池邊，見其形容，水底影現。時諸太子共相謂言：『一切諸法，如幻如化，如夢所見，如水中形，體無真實。我等今者，亦復如是。雖復豪尊，處在深宮，五欲自恣。壯年美色不可久保；物成有敗，人生有死；少壯不久，會當有老；飯食不節，會得有病；百年壽命，會當有死。』諸太子即愁憂不樂，不能飲食，即還宮殿，白父母言：『世界皆苦，無可樂者。父母今者，聽我等出家。』王報太子：『生老病死，一切共有，汝何以獨愁？』白父王言：『不能復以死受生，勞我精神，周遍五道。』王不忍拒，即便聽許。母報子言：『汝出家者，莫捨我遠去，可於後園。其中清淨，林木茂盛，四事供養，不令乏少。』

「時諸太子即便出家，受其母請，住後園中。一一太子皆得辟支佛道，如是次第四百九十九太子皆得道果。往詣宮中，至父母前，報言父母：『出家利益，今已獲得。』時諸比丘身昇虛空，東踊西

沒，西踊東沒，南踊北沒，北踊南沒。或作大身滿虛空中，復以一身作無量身；或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；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火。為其父母作種種神變已，即便燒身，取般泥洹。時鹿母夫人收取身骨，於後園中，即起四百九十九塔供養。最小太子過九十日已，亦得辟支佛道，亦為父母現大神變，現神變已即取泥洹。爾時其母收取身骨，起塔供養。

「爾時鹿母夫人燒眾名香，作妙伎樂，日日入後園中，供養是五百辟支佛塔。於其塔前愁憂不樂，而作是言：『我雖生是五百太子，雖復出家，而無一人能發菩提之心。』即立誓願：『我供養是五百辟支佛，并起五百塔，供養舍利功德，悉以迴向普及一切眾生。令我來世不用多生諸子，而不能發菩提之心，但生一子能發道心，現世出家，得一切智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鹿母夫人者，今摩耶夫人是。摩耶夫人供養五百辟支佛，及修無量善業，是故今者得生如來身。」

佛說此法時，有無量百千人天，得初道果乃至四果。有無量眾生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爾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摩耶夫人過去世時造何業行，生畜生中為鹿女也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聽！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摩耶夫人宿世行業因緣。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出世，號毘婆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在世教化。滅度之後，於像法中，爾時有國號波羅奈。其國有一婆羅門，唯生一女。其父命終，婆羅門婦養育此女，年轉長大。其家唯有一果園，其母以女守園，自往求食。既自食已，後為其女而送食分，日日如是。其母一日而便稽遲，過時不與。其女悒遲，飢渴所逼，而便恚心言：『我母今日何因緣故，不與我食，不來見看。』乃至煩惋再三，尋復恚言：『我母今者不如畜生。我見畜獸野鹿，子飢渴時，心不捨離。』如是未久，母持食至。正欲飲食，有一辟支佛沙門，從南方來，飛空北過。爾時其女見此比丘，心生歡喜，即起合掌，頭面作禮，即便請之，為敷淨座，取好妙華，減其食分，奉施比丘。比丘食已，為說妙法，示教利喜。爾時其女即發願言：『願我來世，遭遇賢聖，禮事供養，使我面首端正，尊榮豪貴，若經行時，蓮華承足。』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女者，鹿母夫人是。以其一食，淨華覆上，施辟支佛，五百世中尊榮豪貴，衣食自然，蓮華承足。願力因緣，今得值五百辟支佛禮事供養。爾時以一惡言，不知其恩，毀罵其母，喻如畜生，以是惡口因緣，五百身中生鹿腹中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人生世間，禍從口生，當護於口，甚於猛火。猛火熾然能燒一世，惡口熾然燒無數世；猛火熾然燒世間財，惡口熾然燒七聖財。是故阿難！一切眾生禍從口出。口舌者，鑿身之斧，滅身之禍。」

佛說此經時，有千優婆塞、優婆夷慎護口過，即得初果。復有無量比丘、比丘尼得初道果乃至四果；無量人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辟支佛心。一切大眾聞佛說法，歡喜奉行，作禮而去。

爾時世尊與阿難入王舍城，乞食已，還出城，於城門外有大深坑。時王舍城人擔持大小便利，棄是坑中，天雨惡水亦入其中。爾時此洸水中有一虫，其形似人，眾多手足，遙見如來，擎頭出水，視於如來，流淚滿目。如來見已，愍而哀傷，慘然不悅，即還耆闍崛山。

爾時，阿難敷尼師檀。如來坐上，結加趺坐。爾時，阿難觀察眾心，問如來言：「世尊！向所見洸屎中虫者，先世造何業行？生此水中，為幾時耶？復於何時當得解脫？」

佛告阿難及諸大眾：「汝等善聽！當為汝說。阿難！乃往過去無量千劫，爾時有佛出興于世。教化已周，遷神涅槃。滅度之後，於像法中有一婆羅門，造立僧房，供養眾僧。時有檀越多送酥油，時有客比丘來。爾時知事維那心生瞋恚，嫌客僧來多，隱匿酥油，停持不與。客眾僧言：『何不付酥油蜜耶？』維那答言：『汝客我舊。』客比丘言：『此是檀越施現前僧。』爾時維那兇惡可畏，即便罵詈：『汝何不噉屎尿也！云何從我乃索酥油。』以此惡言，從是已來九十億劫，常生於是洸水之中。爾時維那者，今此洸水中虫，是由過去世發一惡言，訶罵眾僧，無量千世住此屎中。」

佛告諸弟子：「當護於口，口之過患，甚於猛火。父母眾僧，宜應讚歎軟語，常念其恩。眾僧者，出三界之福田；父母者，三界內最勝福田。何以故？眾僧之中，有四雙、八輩、十二賢士，供之得福，進可成道。父母者，十月懷抱，推乾去濕，乳哺長大，教誨技藝，隨時將養，及其出家修得解脫，度生死海，自利兼利一切眾生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父母、眾僧是一切眾生種二福田，所謂人天、泥洹、解脫妙果，因之得成。」

佛說此經時，無量百千眾生、人及非人，或得初果，乃至四果，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或發聲聞辟支佛心，各各合掌禮佛右遶，歡喜而去。

復次，波羅奈國有一輔相婆羅門，其家大富，多饒財寶，金銀琉璃、珊瑚虎珀、象馬牛羊、田業僮僕，在所充足。年過八十，生一男兒，妙色端正，人相具足。父母歡喜，召諸相師占 相吉凶，為其

立字，號曰均提。年始七歲，父母愛念，放令出家，往詣剎提利因提羅山，至如來所。
爾時如來四眾圍遶，為諸天龍、鬼神、大眾廣說世論及出世間之法。時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垂老之年生育此兒，世尊大慈普覆一切，今以此兒為佛弟子。」
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。」佛為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即得道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脫。
爾時阿難觀察眾心咸皆有疑，即從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叉手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均提沙彌，過去世時，作何功德？修何行業？值遇世尊獲得道果，何以速疾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均提沙彌非適今也。過去世時，供養父母眾僧，修妙功德，遇善知識，今得道果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願佛說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善聽！乃往過去無量千歲，有佛出世，號毘婆尸，在世教化，利益天人。化緣已周，遷神涅槃。滅度之後，於正法中，有一年少比丘，通達三藏——所謂阿毘曇藏、毘尼藏、修多羅藏——面首端正，人相具足，辯才說法，有妙音聲，多人所識，剎利、婆羅門之所供養。時有一比丘，形體麤醜，人相不豐，加復音聲鈍重，常好讚歎三寶。爾時三藏年少比丘見其聲惡，即便毀罵，而作是言：『如是音聲，不如狗吠。』時老比丘言：『汝何以見毀罵也？汝不識我耶？』三藏年少言：『我識汝，汝是毘婆尸佛正法中摩訶羅老比丘，何以不識？』摩訶羅言：『我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後有。』三藏比丘聞是語已，心驚毛豎。爾時摩訶羅即舉右手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爾時三藏即前，頭面接足禮敬，求哀懺悔：『而我愚癡，不識賢聖，作是惡業。令我來世得近善友，值遇聖師，漏盡結解，亦如大德。』」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，三藏比丘以一惡言訶罵上座，五百身中，常作狗身。」一切大眾聞佛說法，皆驚戰悚，俱發聲言：「怪哉！怪哉！世間毒禍莫先於口。」
爾時，無量百千人皆立誓願，而說偈言：

「假使熱鐵輪，　在我頂上旋，
終不為此苦，　而發於惡言。
假使熱鐵輪，　在我頂上旋，
終不為此苦，　毀聖及善人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舍利弗者，於諸眾生為善知識，晝夜六時，常以道眼觀五道眾生，所應度者，尋往度之。

「爾時，摩竭提二國中間有五百賈客，經過嶮路。時估客主將一白狗。爾時伴主初夜煮肉作食。於後夜時，狗偷食之。明日，伴主欲早飲食，求之不得，飢渴所逼，瞋恚內發，手自持刀，斷狗四足，投身坑中，捨之而去。其狗宛轉，受大苦惱。時舍利弗於初夜時，道眼遙見。過夜至旦，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已，往詣嶮路，至彼狗所，持食與之。因為說法，示教利喜。狗聞法已，慚愧不樂，却後一七，罪畢得出生於人中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白狗者，今均提沙彌是。由過去世毀罵賢聖，墮在惡道。由尋能改，慙愧懺悔，發誓願故，得遇善友。遇善友故，罪畢得出生於人中。遇佛世尊，即得漏盡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當念父母及善知識恩！是故知恩，常當報恩。善知識者是大因緣。」

佛說此法時，無量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聲聞辟支佛心。一切大眾，聞佛說法，歡喜踊躍，作禮而去。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三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四

失譯人名在後漢錄

惡友品第六

爾時世尊，大眾圍遶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爾時如來熙怡微笑，從其面門放大光明，青黃赤白，名曰大悲，遠照十方，上至阿迦膩吒天，下至十八地獄；照提婆達多身，身諸苦痛即得安寧。爾時大眾異口同音讚歎如來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世尊！真是大慈！真是大悲！能於怨親其心平等。提婆達多常懷惡心，毀害如來，而世尊不以為患，愍而哀傷，放大悲光，遠照其身。」

如來爾時普告大眾而作是言：「提婆達多非適今世而傷害我，過去世時常欲害我。我以慈悲力，因乃得濟。」

爾時阿難觀察眾心咸皆有疑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達多過去世時毀害世尊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善聽！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無量千歲，有國名波羅奈。其中有佛出世，號毘婆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在世教化，滿十千歲。滅度之後，正法住世十二千歲。像法滅後，波羅奈王名摩訶羅闍，聰叡仁賢，正法治國，不枉人民。王主六十小國、八百聚落、五百白象。二萬夫人了無有子。王自禱祀諸山、河池、樹木神祇，滿十二年，王第一所重夫人即便有娠；第二夫人亦皆有娠。王甚歡喜，手自供養，床臥飲食皆令細軟。至滿十月，太子便生，形體端正，妙色莊嚴，人相具足。第二夫人亦皆生男。王甚歡喜，即召諸臣百官并諸相師婆羅門等，占相吉凶，抱兒示之，便令立字。相師問言：『此兒生時，有何瑞相？』答言：『第一太子，其母性行由來弊惡，恚恨妬忌，憍慢自大。從懷子已來，其性調善，和顏悅色，發言含笑；先意問訊，軟語利益；慈愍眾生，喻如赤子。』相師答言：『此是兒之福德使母如此。』即便立字，名曰善友太子。第二夫人所生太子者，相師問言：『其子生時，有何瑞相？』答言：『其母由來性常調善，先意問訊，發言柔軟，可適眾心。懷妊已來，其性卒暴，發言麤惡，嫉妬恚癡。』相師答言：『此是兒之業行使母如是。應當立字，名之惡友太子。』哺乳長大，至年十四。善友太子聰明慈仁，好喜布施，父母偏心愛念，視如眼目。惡友太子其性暴惡，父

母憎惡而不憘視；妬嫉於兄，常欲毀害觸事；不順其兄，違逆反戾。

「善友太子導從前後，作倡伎樂，大眾圍遶。出城觀看，見有耕者，墾土出虫，烏隨啄吞。善友太子遙見如是，愍而哀傷，生長深宮，未見此事。問左右言：『此作何物，共相殘害？』左右答言：『太子！所以有國，依於人民；所以有人民者，依因飲食；所以有飲食者，依因耕田，種植五穀，得存性命。』太子念言：『苦哉！苦哉！』小復前行，見諸男女自共織作，來往顧動，疲勞辛苦。太子問曰：『此作何物？』左右答言：『太子！此諸人等紡織，作諸衣服，以遮慙愧，蔭覆五形。』太子言：『此亦勞苦，非一也。』轉復前行，見諸人民屠牛駝馬，剉剝猪羊。太子問曰：『此是何人？』左右答言：『此諸人等，屠殺賣肉，以自存活，以供衣食。』太子皮毛[目*需]動，而作是言：『怪哉！苦哉！殺者心不忍，強弱相害傷，殺生以養生，積結累劫殃。』轉復前行，見諸人眾，網鳥餌魚，枉濫無辜，強弱相陵。太子問言：『此是何人？名何事耶？』左右答言：『太子！網鳥捕魚。如是諸事，以供衣食。』太子聞是語已，悲淚滿目：『世間眾生，造諸惡本。眾苦不息，憂愁不悅。』即迴車還宮。

「王問太子：『出還何故愁憂如此？』太子具以上事向父王說。王聞是語，語太子言：『上來諸事未常不有，何足愁耶？』太子言：『今欲從王求索一願，王見聽不？』王言：『吾有汝一子，甚愛念之，不逆汝意。』太子言：『願欲得父王一切庫藏，所有財寶飲食，用施一切。』王言：『隨汝所願，不逆子意。』

「善友太子即使傍臣開王庫藏，以五百大象負載珍寶，出四城門外，宣令國土：『其有欲得衣被飲食者，恣意自取而去。』善友太子名聲遠聞八方，一切雲集。未久之間，三分用一。時庫藏臣即入白王：『所有庫藏，太子已三分用一。王宜思之。』王言：『此是太子，不敢違逆。』復經少時，諸臣論議：『所以有國，依因庫藏。庫藏空竭，國亦虛存。』復往白王：『所有財寶三分用二。王宜思之。』王言：『是吾太子，不敢違逆。汝可小稽遲，莫稱其心。』

「善友太子欲開庫藏。時守藏臣，緣行不在，鄭重追逐，差互不遇。善友太子言：『此小人者，何敢違逆我意？當是父王教耳。夫孝子者，不應傾竭父母庫藏。我今應當自求財寶，給足眾生。我若不能給足一切眾生衣被飲食，稱意與者，云何名為大王太子？』即集諸臣百官共論議言：『夫求財利，何業最勝？』中有第一大臣言：『世間求利，莫先耕田者，種一萬倍。』復有一大臣言：『世間求利，莫先畜養眾生，放牧滋息，其利最大。』復有一大臣言：

『世間求利，莫先入海採取妙寶。若得摩尼寶珠者，便能稱意給足一切眾生。』善友太子言：『唯此為快耳。』即入宮中，上白父王：『子今欲入大海，採取妙寶。』王聞此語，譬如人噎，亦不得咽，又不得吐，語太子言：『國是汝有，庫藏珍寶隨意取用，何為方復自入大海？汝為吾子，生長深宮，臥則幃帳，食則恣口。今者遠涉塗路，飢渴寒暑，誰得知者？又復大海之中，眾難非一，或有惡鬼毒龍；湍浪猛風，洄波涌湲；水泡之山，摩竭大魚。往者千萬，達者一二。汝今云何欲入大海？吾不聽汝。』善友太子即便五體投地，四布手足而作是言：『父母若不聽我入大海者，我當捨命於此，終不起也。』

「爾時大王及諸夫人見是事已，目不暫捨，即前勸諫太子：『汝可起飲食。』太子言：『若不聽我入大海者，終不飲食。』王與夫人愁憂苦惱；左右啼泣，憂苦懊惱，愁悶躃地。如是乃至一日不飲不食，二日三日至到六日。父母憂愁，畏其不濟。七日即前，嗚抱手足，善言誘喻：『可起飲食。此假食身，依因飲食，而得存立。不飲食者，汝命不濟。』太子言：『父母若不聽許者，必沒於此，終不起也。』

「爾時第一夫人便白王言：『如子心意難可傾動，不可違戾，何忍當見此子捨命於此？願大王垂慈，聽入大海，故當萬有一冀。今不聽者，必喪於此。』王不忍拒，而便聽許。

「爾時，善友太子即起歡喜，頭面禮父王足。左右夫人及諸婇女百千萬人，互相問言：『善友太子今者，為死活耶？』答言：『太子今者已起，歡喜飲食。』王問太子：『汝慇懃欲入大海，何所作為？』答言：『大王！欲取摩尼大寶，給足一切眾生所須。』

「爾時大王即遍宣令：『誰欲入海？若往還者，七世衣食珍寶無所乏少。吾當供給道路船乘所須。善友太子亦欲入海採取珍妙摩尼寶珠。』眾人聞之，歡喜聚集，具五百人，皆言：『大王！我等今者，隨從太子。』

「爾時波羅奈國有一海師，前後數返，入於大海，善知道路，通塞之相。而年八十，兩目矇盲。

「爾時波羅奈大王往導師所，報言：『導師！吾唯一子，未更出門。勞屈大師入於大海，願見隨從。』爾時導師即舉聲大哭：『大王！大海留難，辛苦非一，往者千萬，達者一二。大王今者，云何乃能令太子遠涉嶮道？』王報導師：『為憐愍故，隨從聽許。』導師言：『不敢違逆。』爾時善友太子莊嚴五百人行具，載至大海邊。

「爾時其弟惡友太子作是念言：『善友太子，父母而常偏心愛念。今入大海採取妙寶，若達還者，父母當遺棄於我。』作是念已，往

白父母：『今我亦欲隨從善友，入海採取妙寶。』父母聞已，答言：『隨意。道路急難之時，兄弟相隨，必相救護。』

「至大海已，以七鐵鏁鏁其船舫，停住七日。至日初出時，善友太子擊鼓唱令：『汝等諸人，誰欲入海？入者默然。若當戀著父母、兄弟、婦兒、閻浮提樂者，從此還歸，莫為我故。所以者何？大海之中，留難非一，往者千萬，達者一二。』如是唱令，大眾默然。即斷一鏁，舉著船上。日日唱令，至第七日，即斷七鏁，舉著船上，望風舉帆。以太子慈心福德力故，無諸留難，得至海洲，至珍寶山。到寶所已，善友太子即便擊鼓宣令：『諸人當知道路懸遠。汝等諸人速載珍寶，極停七日。』復作是言：『此寶甚重，閻浮提中亦無所直。莫大重載，船舫沈沒，不達所至；莫大輕取，道路懸遠，不補勞苦。』裝束已訖，與諸人別，而作是言：『汝等於是善安隱歸。吾方欲前進，採摩尼寶珠。』

「爾時善友太子與盲導師即前進路，行一七日，水齊到膝。復更前行一七，水齊到頸。前進一七，浮而得渡。即到海處，其地純以白銀為沙。導師問言：『此地何物？』太子答言：『其地純是白銀沙。』導師言：『四望應當有白銀山。汝見未耶？』太子言：『東南方有一白銀山現。』導師言：『此道在此山下。』至彼山已，導師言：『次應到金沙。』

「爾時導師疲乏，悶絕躃地，語太子言：『我身命者，勢不得久，必喪於此。太子於是東行一七，當有金山。從山復更前進一七，其地純是青蓮華。復前行一七，其地純是紅赤蓮華。過是華已，應有一七寶城，純以黃金而為却敵，白銀以為樓櫓，以赤珊瑚為其障板；車璩馬瑙雜廁間錯，真珠羅網而覆其上；七重塹壘純紺琉璃——大海龍王所止住處，其龍王耳中有一摩尼如意寶珠。汝往從乞！若得此珠者，能滿閻浮提，雨眾七寶，衣被、飲食、病瘦醫藥、音樂倡伎。總要而言：一切眾生所須之物，隨意能雨，是故名之如意寶珠。太子若得是珠者，必當滿汝本願。』爾時導師作是語已，氣絕命終。

「爾時善友太子即前抱持導師，舉聲悲哭：『一何薄命，生失我所天！』即以導師，金沙覆上，埋著地中，右遶七匝，頂禮而去。前至金山，過金山已，見青蓮華遍布其地，其蓮華下有青毒蛇。此蛇有三種毒，所謂嚙毒、觸毒、氣噓毒。此諸毒蛇以身遶蓮華莖，張目喘息而視太子。爾時善友太子即入慈心三昧，以三昧力，即起進路，踏蓮華葉而去——時諸毒蛇而不毀傷，以慈心力故——逕至龍王所止住處。其城四邊有七重塹，其城塹中滿中毒龍，以身共相蟠結，舉頭交頸，守護城門。

「爾時太子到城門外，見諸毒龍，即慈心念閻浮提一切眾生：『今我此身，若為此毒龍所害者，汝等一切眾生皆當失大利益。』爾時太子即舉右手，告諸毒龍：『汝等當知！我今為一切眾生，欲見龍王。』

「爾時諸毒龍即開路令太子得過，乃至七重塹守城毒龍。得至城門下，見二玉女紡頗梨縷。太子問曰：『汝是何人？』答言：『我是龍王守外門婢。』問已，前入到中門下，見四玉女紡白銀縷。太子復問：『汝是龍王婦耶？』答言：『非也。是龍王守中門婢耳。』太子問已，前入到內門所，見八玉女紡黃金縷。太子問曰：『汝是何人？』答言：『我是龍王守內門婢耳。』太子語言：『汝為我通大海龍王：「閻浮提波羅奈王善友太子故來相見，今在門下。」』時守門者。即白如是。王聞是語，疑怪所以，作是念言：『自非福德純善之人，無由遠涉如是嶮路。』即請入宮，王出奉迎。

「其龍王宮，紺琉璃為地，床座七寶，有種種光明，耀動人目。即請令坐，共相問訊。善友太子因為說法示教利喜，種種教化，讚說施論、戒論、人天之論。時大海龍王心大歡喜：『遠屈塗涉，欲須何物？』太子言：『大王！閻浮提一切眾生為衣財飲食故，受無窮之苦。今欲從王乞左耳中如意摩尼寶珠。』龍王言：『受我微供一七日，當以奉給。』

「爾時善友太子受龍王請，過七日已，得摩尼寶珠，還閻浮提。時大海龍王使諸龍神飛空送之，得到此岸。見弟惡友，問言：『汝徒黨伴侶今何所在？』答言：『善友！船舫沈沒，一切死盡，唯弟一身。牽持死尸，而得全濟一身。財賄一切已盡。』善友答言：『天下大寶莫先己身。』弟言：『不爾，人願富死，不貧而生。何以故知然？弟曾至塚間，聞諸死鬼作如是論。』善友太子其性真直，以實語弟：『汝雖失寶，亦是閑耳。吾今已得龍王如意摩尼寶珠。』弟言：『今在何處？』善友答言：『今在髻中。』弟聞是語，心生嫉妬，憂恚懊惱，作是念言：『父母而常偏心愛念，今復加得摩尼寶珠。我身今者，父母惡賤甚於瓦礫。』作是念已，白善友言：『快哉！甚善！得此寶珠。今此嶮路，宜加守護。』

「爾時善友即解寶珠，與弟惡友而誡勅言：『汝若疲乏眠臥，我當守護；我若眠臥，汝應守護。』爾時惡友次應守寶珠，其兄眠臥，即起求二乾竹刺，刺兄兩目，奪珠而去。

「爾時善友即喚其弟惡友：『此有賊刺我兩目，持寶珠去。』而惡友不應。兄便懊惱：『我弟惡友似為賊所殺。』如是高唱，聲動神祇，經久不應。爾時樹神即發聲言：『汝弟惡友是汝惡賊，刺汝兩目，持寶珠去。汝今喚惡友何為？』善友太子聞是語已，悵然飲氣，憂恚苦惱。

「爾時惡友，齎持寶珠，歸還本國，與父母相見，白言：『父母！我身福德而得全濟；善友太子與諸徒伴，薄福德故，沒水死盡。』父母聞是語已，舉聲大哭，悶絕躃地，以冷水灑面，良久乃穌。父母語惡友言：『汝云何乃能持是面來？』惡友聞是語已，心生懊惱，即以寶珠埋著土中。

「爾時善友太子被刺兩目，乾竹刺著，無人為拔；徘徊宛轉，靡知所趣。當時苦惱，大患飢渴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漸漸前行，到利師跋王國。利師跋王有女，先許與波羅奈王善友太子。利師跋王有一牧人名留承，為利師跋王，放五百牛，隨逐水草。

「爾時善友太子坐在道中。爾時牛群垂逼踐踏，中有牛王，即以四足騎太子上，令諸牛群皆悉過盡，然後移足，右旋宛轉，反顧迴頭，吐舌舐太子兩目，拔出竹刺。

「爾時牧牛人尋後得見，問言：『汝是何人？』善友即自念言：『我今不應自陳本末，炳說上事，脫令我弟得大苦惱。』答言：『我是盲乞兒耳。』時放牛人遍體觀望，人相有異，語言：『我家在近，當供養汝。』時牧牛人即將善友還歸其家，與種種飲食，誡勅家中男女大小：『汝等供侍此人如我不異。』如是經一月餘日，其家厭患，而作是言：『家計不豐，云何能常供是盲人。』善友聞是語已，心意悵然。過是夜已至明日旦，白主人言：『我今欲去。』主人報言：『有何不適，而欲捨我去？』善友答言：『客主之義，勢不得久。』善友言：『汝若愛念我者，為我作一鳴箏。送我著多人民處，大城聚落。』

「爾時主人即隨意供給，送到利師跋城多人眾處，安隱還歸。善友善巧彈箏，其音和雅，悅可眾心。一切大眾皆共供給飲食，乃至充足利師跋道上五百乞兒，皆得飽滿。時國王有一果園，其園茂盛，常患鳥雀。時守園監語善友言：『為我防護鳥雀，我當好相供給。』善友答言：『我無兩目，云何能為汝驅馳鳥雀耶？』守園監言：『我有方便。我以繩結諸樹頭，安施銅鈴。汝坐樹下，聞鳥雀聲，牽挽繩頭。』善友答言：『如是我能。』將至樹下，安隱住已，即捨而去。善友防護鳥雀，兼復彈箏以自娛樂。時利師跋王女將諸侍從入園觀看，見此盲人，即往其所，問言：『汝是何人？』答言：『盲乞人耳。』王女見已，心生愛念，不能捨離。王復遣使，往喚其女。女言：『不去。為我送食。』共此盲人飲食訖竟，白大王言：『王今持我與此盲人，甚適我願。』王言：『汝鬼魅所著，顛狂心亂，云何共是盲人共居？汝不知耶？父母先以汝許與波羅奈王善友太子。善友今者，入海未還。汝今云何為乞人作婦？』女言：『雖爾，乃至捨命，終不捨離。』王聞是語，不能拒逆。即遣使者，將盲人來，閉著靜室。

「爾時王女往盲人所，語言：『知不？我今欲共汝作夫婦。』善友報言：『汝是誰家女，欲為我婦？』答言：『我是利師跋王女。』善友報言：『汝是王女，我是乞人，云何能相恭敬？』婦言：『我當盡心供奉於汝，不逆汝意。』如是經九十日，其婦小事出行，不白其夫，良久乃還。善友責數：『汝私出外，而不白我。何處行還？』婦言：『我不私行。』婿言：『私與不私，誰當知汝？』其婦懊惱，啼淚滿目，即自呪誓：『我若私行，令汝兩目始終不差；若不爾者，使汝一目平復如故。』作是願已，其夫一眼目睫[目*需]動，平復如故，睛光晃晃，喻如流星，視瞻清徹，得見其婦。婦言：『何如？汝信我不？』善友含笑。婦言：『汝不識恩養。我是大國王女，汝是小人，而我盡心供事於汝，而不體信。』婿言：『汝識我不？』答言：『我識汝，是乞人。』婿言：『非也，我是波羅奈王善友太子。』婦言：『汝大愚癡人，云何乃發是言？波羅奈王善友太子入海未還，汝今云何言是其人？此妄言耳。吾不信也。』善友言：『我從生來，未曾妄語。』婦言：『虛之與實，誰當信之？』婿言：『我若妄語，欺誑汝者，使我一目永不得愈。若實語者，使我一目平復如故，令汝得見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如所誓，睛光耀動，如本不異。

「善友太子兩目平復，面首端正，人相具足，妙色超絕，世無有比。其婦見已，心生歡喜，如蒙賢聖，遍體瞻視，目不暫捨。即入宮中，白父王言：『今我夫者，即是善友太子。』王言：『癡人顛狂，鬼魅所著，而作是言。善友太子入海未還，汝今云何名是乞人為太子也？』女言：『不也。若不信者，可一視之。』王即往看，見已便識是善友太子，即懷恐怖而作是言：『波羅奈王若聞此事，嫌我不少。』即前懺謝善友太子：『我實不知。』太子言：『無苦。為我餉致，給與此牧牛人。』利師跋王即以金銀、珍寶、衣被、飲食，并與所放五百頭牛。其人歡喜，稱善無量：『善友太子，而我未有幾許恩分，而能報我如是財賄。』時放牛人於大眾中高聲唱言：『夫陰施陽報，布施之事，果報弘廣。』爾時無量大眾心生歡喜，皆發施心，賑濟一切，求佛為本。虛空神天讚歎其人，遂成其言，如是如是。

「爾時善友太子未入大海在宮殿時，養一白鴈，衣被飲食，行住坐臥，而常共俱。爾時夫人往到其所，報其鴈言：『太子在時，常共汝俱。今入大海未還，生死未分，而我不能得知定實。汝今云何不感念太子？』鴈聞是語，悲鳴宛轉，啼淚滿目，報言：『大王夫人！欲使求覓太子者，不敢違命。』爾時夫人手自作書，繫其鴈頸。其鴈音響問太子大海所在，身昇虛空，飛翔宛轉而去。夫人見已，心生恃賴：『今者此鴈，其必定得我子死活定實消息。』飛至

大海，經過周遍，求覓不見。次第往到利師跋國，遙見善友太子在宮殿前。其鴈斂身，擁翅往趣，到已悲鳴歡喜。太子即取母書，頭頂禮敬，發封披讀，即知父母晝夜悲哭，追念太子，兩目失明。

「爾時太子即作手書，具以上事向父母說。復以書繫其鴈頸，其鴈歡喜，還波羅奈。父母得太子書，歡喜踊躍，稱善無量，具知太子為弟惡友之所危害，奪取寶珠，苦惱無量。父母尋時杻械惡友手脚，枷鏁頸項，閉著牢獄。遣使往告利師跋王：『汝今云何擁遮太子，令我憂苦？』利師跋王聞是語已，心生恐怖，即嚴服太子，送著界上。太子遣使往白利師跋王：『善友從大海歸。爾時利師跋王作倡伎樂，前後導從，掃灑燒香，懸繒幡蓋，搥鍾鳴鼓，遠迎太子，還至宮中，以女娉之，遣送往詣波羅奈國。』父母聞太子歸，歡喜無量，乘大名象，作倡伎樂，掃灑燒香，懸繒幡蓋，遠迎太子。國上人民，男夫女婦，聞太子入于大海，安隱還歸，歡喜無量，亦皆出迎。善友太子前為父母頭面禮足。王與夫人目瞑，不見太子形容，以手捫摸：『汝是我子善友非耶？父母念汝，憂苦如是。』太子問訊父母起居訖竟，舉手高聲報謝諸小國王及諸群臣國土人民一切大眾，而作是言：『苦屈大眾，從是還歸。』善友太子白父王言：『我弟惡友今在何處？』王言：『汝不須問訊。如是惡人，今在牢獄，不可放也。』善友太子言：『願放惡友，得與相見。』如是言至三，王不忍拒，便開獄門。

「爾時惡友手脚杻械頸項枷鏁，往見善友。兄見如是，上白父母：『為弟脫於枷鏁。』脫枷鏁已，即前抱持，善言誘喻，軟語問訊：『汝極勞苦耶？汝持我寶珠，今在何處？』如是至三，而方報言：『在彼土中。』善友太子還得寶珠，往父母前，跪燒妙香，即呪誓言：『此寶珠是如意寶者，令我父母兩目明淨如故。』作是願已，尋時平復。父母得見其子，歡喜踊躍，慶幸無量。

「爾時善友太子於月十五日朝，淨自澡浴，著鮮淨衣，燒妙寶香。於高樓觀上，手捉香爐，頭面頂禮摩尼寶珠，立誓願言：『我為閻浮提一切眾生故，忍太辛苦，求是寶珠。』爾時東方有大風起，吹去雲霧，虛空之中皎然明淨，并閻浮提所有糞穢、大小便利、灰土、草莽，涼風動已，皆令清淨。以珠威德，於閻浮提遍雨成熟自然粳米，香甘軟細，色味具足，溝渠盈滿，積至于膝；次雨名衣、上服、珠環、釵釧；次雨金銀七寶，眾妙伎樂。舉要言之，一切眾生所須樂具，皆悉充足。菩薩修大慈悲，行檀波羅蜜，給足眾生一切樂具，其事如是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波羅奈大王者，今現我父悅頭檀是；爾時母者，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；爾時惡友太子者，今提婆達多是；爾時善友

太子者，今我身是。阿難！提婆達多過去世時，常懷惡心，毀害於我。而我以忍辱力，常念施恩，因乃得濟，況今成佛？」
佛說此法時，無量百千人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；復有無量百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乃至無量百千眾生皆發聲聞辟支佛心。
阿難白佛言：「當何名此經？云何奉持？」
佛言：「此經名『佛報恩方便給足一切眾生』。」
眾會聞經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復次，提婆達多雖復隨佛出家，嫉妒情深，規望利養。雖復能多讀誦六萬香象經，而不能免阿鼻地獄罪。是人與阿闍世王共為親善，心相愛念，信用其言。時提婆達多報阿闍世王言：「汝可作新王，我亦欲作新佛。」阿闍世報言：「此事不然。父王存在。」提婆達多言：「汝應除之；我亦欲滅佛。然後新王、新佛教化眾生，不亦快乎？」
時阿闍世即隨其言，斷父王命，王波羅奈國。提婆達多報阿闍世王言：「我欲毀害如來。」阿闍世言：「如來有大神力，豫知人之所念，汝今云何乃能加害？如來兼有諸大弟子——舍利弗、大目揵連、欽婆羅、阿㝹樓馱等。」提婆達多報阿闍世言：「王今助我。」阿闍世言：「何所作為？」答言：「大王！當立制限，不聽施諸比丘衣被飲食。」阿闍世王遍宣令言：「若有施諸比丘衣被飲食者，當斷汝手足。」是諸大弟子一切大眾共佛住耆闍崛山，次第乞食，了不能得，一日乃至七日。舍利弗諸大弟子等皆以神力，而往諸方求衣乞食。
時提婆達多白阿闍世王言：「佛諸大弟子等，今皆不在。如來單獨一身。王可遣信，往請如來。若入宮城，即當以酒飲五百大惡黑象，極令奔醉。佛若受請來入城者，當放大醉象，而踏殺之。」
時阿闍世王遣使往請如來。佛與五百阿羅漢即受王請，前入王舍城。爾時阿闍世王即放五百醉象，奔逸搪揆，樹木摧折，牆壁崩倒，哮嚇大吼，向於如來。時五百阿羅漢皆大恐怖，踊在空中，徘徊佛上。爾時阿難圍遶如來，恐怖不能得去。爾時如來以慈悲力，即舉右手，於五指頭出五師子，開口哮吼，五百醉象恐怖躃地。爾時如來，大眾圍遶，前入王宮。時阿闍世王即出奉迎，請佛令坐；佛即坐已，求哀懺悔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非是我過，提婆達多耳。」
佛告大王：「我亦知之。提婆達多常欲毀害，非適今也。過去世時亦常欲毀害我。我以慈悲力，乃能得濟。」
爾時阿闍世王叉手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提婆達多過去世時毀害如來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諦聽！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乃往過去不可計劫，有大國王憘食鴈肉，使一獵師常網捕鴈。時有五百群鴈從北方來，飛空南過，中有鴈王墮落網中。爾時獵師心大歡喜，即出草菴，欲取殺之。時有一鴈，悲鳴吐血，徘徊不去。爾時獵師彎弓欲射，不避弓矢，目不暫捨，即鼓兩翅，來投鴈王。五百群鴈，徘徊虛空，亦復不去。爾時獵師見此一鴈，悲鳴吐血，顧戀如是。爾時獵師作是念言：『鳥獸尚能共相戀慕，不惜身命，其事如是。我今當以何心，而殺是鴈王？』尋時開網，放使令去。爾時一鴈悲鳴歡喜，鼓翅隨逐，五百群鴈，前後圍遶，飛空而去。爾時獵師即白大王：『網得一鴈王，應送王厨，供辦飲食。而見一鴈，悲鳴吐血，不避弓矢，徘徊不去。時念此鴈，尋放鴈王，五百隨從，前後圍遶，飛空而去。』爾時大王聞是語已，心意慘然，尋發慈心：『鳥獸共相愛念，護惜他命，其事如是。』爾時大王即斷鴈肉，誓不復捕。

「大王！當知爾時王者，今大王身是；爾時獵師者，今提婆達多是；爾時一鴈悲鳴吐血者，今阿難是；爾時五百群鴈者，今五百阿羅漢是；爾時鴈王者，今我身是。

「爾時阿難心生顧戀，如本不異；爾時五百阿羅漢飛騰虛空，亦如本不異；爾時提婆達多常欲毀害於我，我以慈悲力故，因乃得濟。」

說是法時，無量百千人或得初果乃至四果，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聲聞、辟支佛心。

「復次，提婆達多惡心不息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今應當長養十指爪甲，極令長利，於爪甲下塗以毒藥。往如來所，頭面接足禮時，我當以十指甲抓足趺上，毒藥入體，其必喪命。』作是念已，如所思惟，往如來所，頭面作禮，以手接足。爾時毒藥變成甘露，於如來身竟無所為。

「復次，提婆達多既不果願，復作是念：『如來今者坐耆闍崛山下。我今應當上山，頭頂上排山上石下，斷其命根。』作是念已，上山排石，傷佛足指。我慈悲心，怨親同等。

「復次，提婆達多，過去久遠不可計劫，爾時有佛，出興于世，號曰應現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佛滅度後，於像法中，有一坐禪比丘，獨住林中。爾時比丘嘗患蟣虱，即便共虱而作約言：『我若坐禪，汝宜默然隱身寂住。』其虱如法。於後一時，有一土蚤來至虱邊，問言：『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？』虱言：『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，教我飲食時節。我如法飲食故，所以身體鮮肥。』蚤言：『我亦欲修習其法。』虱言：『能爾隨意。』爾時比丘尋便坐禪。爾時土蚤聞血肉香，即便食噉。

「爾時比丘心生苦惱，即便脫衣，以火燒之。」
佛言：「爾時坐禪比丘者，今迦葉佛是；爾時土蚤者，今提婆達多是；爾時虱者，今我身是。提婆達多為利養故，毀害於我。乃至今日成佛，亦為利養，出佛身血，生入地獄。提婆達多常懷惡心，毀害如來，若說其事，窮劫不盡，而如來常以慈悲力，愍而哀傷。我以值遇提婆達多故，速得成佛，念其恩故，常垂慈愍。」
爾時如來即遣阿難往到地獄，問訊提婆達多：「苦可忍不？」
爾時阿難受如來教，至地獄門外，問牛頭阿傍言：「為我喚提婆達多。」
牛頭阿傍言：「汝問何佛提婆達多？過去諸佛皆有提婆達多。」
阿難言：「我喚釋迦牟尼佛提婆達多。」爾時牛頭阿傍即語提婆達多：「阿難在外，欲得相見。」
提婆達多即言：「善來阿難！如來猶能憐念於我耶？」
阿難言：「如來遣我問訊，苦痛可堪忍不？」
提婆達多言：「我處阿鼻地獄，猶如比丘入三禪樂。」
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修大方便，引接眾生。其受生死無量大苦，不以為患。若有人言提婆達多實是惡人，入阿鼻獄者，無有是處。」
如來爾時即為大眾顯發提婆達多微密妙行大方便。
時無量百千菩薩得無生法忍；無量百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無量百千人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。虛空神天雨眾天華，遍覆大眾，作天伎樂，放大光明，讚言：「善哉！如來所說法，未曾有也。」
一切大眾聞佛說法，頭面作禮，歡喜而去。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四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五

失譯人名在後漢錄

慈品第七

爾時世尊，大眾圍遶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爾時如來遊於無量甚深行處，欲拔眾生三有劇苦；欲發五蓋，并解十纏；欲令一切眾生俱得解脫，安處無為，即為開示二種福田：一者，有作福田；二者，無作福田。所謂父母及與師長，諸佛法僧及諸菩薩，一切眾生修供得福，進可成道。

爾時世尊告舍利弗，大弟子等諸大智慧：「汝等當知，如來不久當取涅槃。」時舍利弗聞是語已，身諸肢節，痛如針刺，憂愁懊惱，悶絕躃地，以冷水灑面，良久乃穌。即起合掌，以偈歎佛：

「佛者譬甘露，　聽聞無厭足。
佛當有懈怠，　無益於一切。
五道生死海，　譬如墮污泥，
愛欲所纏故，　無智為世迷。
前世行中正，　加施而平等，
故使眉間相，　所照無有限。
其眼如月初，　徹覩十方國，
能令人心眼，　見者大歡喜。」

爾時舍利弗說如是等百千偈，讚歎如來已，頭面禮足，遶百千匝，告諸大眾、諸天龍、鬼神、人及非人：「諸善男子！世間虛空，怪哉！怪哉！世間虛空，苦哉！苦哉！世間眼滅，痛哉！痛哉！妙寶法橋，今當碎壞；無上道樹，今當摧折；妙寶勝幢，今當傾倒；無上佛日，沒大涅槃山。」一切大眾聞是語已，心驚毛竪，即大恐怖。日無精光，諸山崩落，地為大動。

時舍利弗於大眾中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見佛身相，　喻如紫金山；
相好眾德滅，　唯有名獨存。
應當勤精進，　得出於三界；
選擇眾善業，　涅槃最安樂。」

時舍利弗說是偈慰喻諸大眾已，現大神力，身昇虛空，化作千頭寶象。一一象身共相蟠結，千頭外向；一一象皆有七牙；一一牙上有七浴池；一一浴池有七蓮花；於花臺上有七化佛；一一化佛皆有侍者舍利弗；一一舍利弗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無量恒沙世界，遠召有緣。有緣既集，時舍利弗復現大身，滿虛空中，大而現小；入地如水，出無間隙，入無孔竅；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踊沒虛空；或作千作百，乃至無數。現種種神變已，從虛空下，往大眾中，廣為說法，示教利喜，令無量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復有無量百千眾生得須陀洹道乃至阿羅漢果；復有無量百千人發聲聞辟支佛心。

時舍利弗作如是無量利益已，告於大眾而作是言：「我今何心，見於如來入般涅槃？」作是唱已，即昇虛空，身中出火，即自燒身，取於涅槃。爾時大眾戀慕舍利弗，目不暫捨，心生戀慕，舉聲大哭，塵土坌身；日無精光，天地大動。爾時大眾收取舍利，起塔供養。爾時有無量百千大眾圍遶塔，念舍利弗故，心生苦惱，猖狂而行，忘失正念。

爾時如來以慈悲力，化作舍利弗在大眾中。爾時大眾見舍利弗，心生歡喜，憂苦即除。因歡喜心故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爾時阿難以如來神力故，觀察眾心咸皆有疑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長跪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舍利弗以何因緣，先如來前，而取滅度，令諸大眾憂苦如是？」

佛告阿難及諸大眾：「舍利弗不但今日先如來前，而取滅度。過去世時亦不能忍見我，先取滅度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舍利弗過去世時，先取滅度，其事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善聽！乃往過去阿僧祇劫，爾時有國，名波羅奈。其波羅奈王，名曰大光明。大光明王主六十小國、八百聚落。其王常懷慈心，布施一切，不逆人意。爾時有一邊小國王，常懷惡逆。爾時大光明王於月月諸齋日，以五百大象載珍寶、錢財、衣被飲食，著大市中，及著四城門外，布施一切。時敵國怨家聞大光明王布施一切，不逆人意，有須衣服、飲食、金銀、珍寶者，恣意自取而去。「爾時邊小國王聞大光明王布施之德，心生嫉妒，即集諸臣：『誰能往彼波羅奈國，乞大光明王頭？』諸臣皆無能往者。王復更宣令：『誰能往彼波羅奈國，乞大光明王頭？能去者，償金千斤。』其中有一婆羅門言：『我能往乞之，但給我資粮。』此國去波羅奈六千餘里。王即給資粮，遣至波羅奈國。時婆羅門往到波羅奈國界上。其地六種震動，驚諸禽獸，四散馳走；日光障蔽，月無精光；五星諸宿違失常度；赤黑白虹，晝夜常現；流星崩落；於其國中，有諸流泉、浴池，華菓茂盛，常所愛樂者，而皆枯乾。時婆羅門往

到波羅奈城，在門外立。時守門神語守門者言：『此大惡婆羅門從遠方來，欲乞大光明王頭。汝莫聽入。』時婆羅門住在門外，停滯一七，不能得前，語守門者：『我從遠來，欲見大王。』時守門者即入白王：『有一婆羅門，從遠方來，今在門外。』王聞是語即出奉迎，如子見父，前為作禮：『所從來耶？冒涉途路，得無疲倦？』婆羅門言：『我在他方聞王功德，布施不逆人意；名聲遠聞，上徹蒼天，下徹黃泉；遠近歌歎，實無虛言，故從遠來，歷涉山川。今欲有所得。』王言：『我今名為一切之施，有所求索，莫自疑難。』婆羅門言：『審實爾不？我不用餘物，今欲大祠，從王乞頭。』王聞是已，深自思惟：『我從無始生死已來，空喪此身，未曾為法；空受生死，勞我精神。今者此身，深欲為求菩提誓及眾生。今不與者，違我本心。若不以此身施者，何緣當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』王言：『大善！須我小自撿校，委付國位夫人太子。過七日已，當相給與。』

「爾時大王即入宮中報諸夫人：『天下恩愛皆當別離；人生有死，事成有敗；物生於春，秋冬自枯。』夫人太子聞是語已，譬如人噎，既不能咽，復不得吐：『大王！今者何因緣故，說如是語？』王言：『有婆羅門從遠方來，欲乞我頭。我已許之。』夫人太子聞是語已，舉身投地，舉聲大哭，自拔頭髮，裂壞衣裳，而作是言：『大王！天下所重莫若己身，云何今日難捨能捨，持用施人？』時五百大臣語婆羅門言：『汝用是臭爛膿血頭為？』婆羅門言：『我自乞匄，用問我為？』大臣語言：『卿入我國，我應問卿，卿應答我。』時婆羅門正欲實答，心懷恐怖，懼畏大臣斷其命根。爾時五百大臣語婆羅門：『汝莫恐怖。我等今者，施汝無畏，以大王故。貧婆羅門何急用是膿血頭為？我等五百人，人作一七寶頭，共相貿易，并與所須，令汝七世無所乏少。』婆羅門言：『吾不用也。』時諸大臣不果所願，心生苦惱，舉聲悲哭，白大王言：『大王！今者何忍，便欲捨此國土、人民、夫人、太子，為一婆羅門永棄孤背？』王言：『今為汝等及一切眾生故，捨身布施。』時第一大臣聞王語定必欲捨身與婆羅門，即自思惟：『我今云何當見大王捨此身命？』作是思惟已，即入靜室，便以刀自斷其命。

「爾時大王便入後園，喚婆羅門來：『汝今遠來，從我乞頭。我以慈心憐愍汝故，不逆汝意。令我來世得智慧頭，施於汝等。』作是語已，即起合掌，向十方禮，而作是言：『十方諸佛哀慈憐愍，諸尊菩薩威神護助，令我此事必得成辦。』語婆羅門：『隨汝持去。』時婆羅門言：『王有力士之力。臨時苦痛，脫能變悔，不能忍苦，或能反害於我。王審能爾者，何不以頭髮自繫樹枝？』王聞是語，心生慈愍：『此婆羅門怯而且羸。若當不能斷我頭者，而失

大利。』即隨其言，以髮自縛著樹，語婆羅門：『汝斷我頭，還著我手中。我當以手授與於汝。』時婆羅門手自捉刀，即前向樹。爾時樹神即以手拍婆羅門頭，悶絕倒地。

「爾時大光明王語樹神言：『汝不助我，反於善法而起留難。』爾時樹神聞是語已，心生苦惱，即唱是言：『怪哉！苦哉！』於虛空中無雲雨血；天地大動，日無精光。時婆羅門尋斷王頭，持還本國。爾時五百太子及諸群臣即收大光明王所餘身骨，起塔供養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第一大臣聞大光明王以頭布施，心不堪忍，尋自捨命者，今舍利弗是；爾時大光明王者，今則我身釋迦如來是。菩薩如是修習苦行，誓為眾生念諸佛恩，是故超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聞於如來欲入涅槃，眼不忍見，先取滅度，與本不異。過去世時不忍見我捨於身命。我於此後園，在此一樹下，捨轉輪王頭，布施數滿一千，況餘身分，身體手足？」

說是苦行因緣時，有無量百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復有無量百千人得須陀洹道乃至阿羅漢果；復有無量百千人發聲聞、辟支佛心。一切大眾，諸天龍、鬼神、人及非人聞佛說法，歡喜而去。

復次，摩伽陀國有五百群賊，常斷道劫人，枉濫無辜，王路斷絕。爾時摩伽陀王即起四兵而往收捕，送著深山懸嶮之處，即取一一賊，挑其兩目，刖劓耳鼻。爾時五百群賊身體苦痛，命在呼嗡。爾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是佛弟子，告諸大眾：「我等今者，命不云遠，何不至心，歸命於佛？」

爾時五百人尋共發聲，唱如是言：「南無釋迦牟尼佛。」爾時如來在耆闍崛山，以慈悲力於遊乾陀山，即大風起，吹動樹林，起栴檀塵，滿虛空中。風即吹往至彼深山諸群賊所，坌諸賊眼及諸身瘡，平復如故。

爾時諸賊還得兩眼，身瘡平復，血變為乳，俱發是言：「我等今者，蒙佛重恩，身體安樂。報佛恩者應當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作是唱已，一切大眾異口同音，而作是言：「諸未安眾生，我當安之；諸未解脫眾生，我當解之；諸未度者我當度之；未得道者，令得涅槃。」

復次，如來慈悲方便神力不可思議。佛在舍衛國，爾時崛山中，有五百人止住其中，斷道劫人，作諸非法。如來爾時以方便力化作一人，乘大名象，身著鎧仗，帶持弓箭，手執鉾鋋。所乘大象皆以七寶而莊校之，其人亦以七寶而自莊嚴，珠環嚴具皆出光明，單獨一己而入嶮路，往至崛山。爾時山中五百群賊遙見是人，而相謂言：「我等積年作賊，未見此也。」爾時賊主問諸人言：「汝何所見？」其人答言：「見有一人乘大名象，被服瓔珞，并象乘具，純

是七寶。放大光明，照動天地。隨路而來，兼復單獨一己。我等若當擒獲此人，資生衣食，七世無乏。」爾時賊主聞是語已，心生歡喜，密共唱令，而作是言：「慎莫斫射，徐徐捉取。」即前後圍繞，一時而發。時五百人同聲唱喚。爾時化人以慈悲力愍而哀傷，尋時張弓布箭射之。時五百人，人被一箭，而瘡苦痛難可堪忍，即皆躃地，宛轉大哭，起共拔箭。其箭堅固，非力所堪。爾時五百人即懷恐怖：「我等今者，必死不疑。所以者何？而此一人，難為抗對，由來未有。」即共同聲說偈問曰：

「卿是何等人，　為是呪術力，
為是龍鬼神，　一箭射五百？
苦痛難可陳，　我等身歸依。
為我出毒箭，　隨順不敢違。」

爾時化人說偈答曰：

「斫瘡無過惡，　射箭無過怒。
是壯莫能拔，　唯從多聞除。」

爾時化人說是偈已，即復佛身，放大光明，遍照十方。一切眾生遇斯光者，盲者得覩，癭者得申，拘躃者得手足；若邪迷者得覩真言。總要而言：諸不稱意皆得如願。
爾時如來為五百人示教利喜，說種種法。時五百人聞法歡喜，身瘡平復，血反為乳，尋時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即共同聲而說偈言：

「我等已發心，　廣利諸眾生；
應當常恭敬，　隨順諸佛學。
念佛慈悲力，　拔苦身心安；
應當念佛恩，　菩薩及善友，
師長及父母，　及諸眾生類，
怨親心平等，　恩德無有二。」

爾時虛空中，欲界諸天憍尸迦等雨眾天華，作天伎樂，供養如來，異口同音而說偈言：

「我等先世福，　光明甚嚴飾，
眾妙供養具，　利益於一切。

世尊甚難遇，　妙法亦難聞，
宿殖眾德本，　今遇釋中神，
我等念佛恩，　亦當發道心。
我今得見佛，　所有三業善，
為諸眾生故，　迴向無上道。」

爾時諸天說是偈已，遶百千匝，頭面禮佛，飛空而去。
復次，如來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議。爾時毘舍離國有一婆羅門，執著邪見，貪著我慢。舍利弗、大目揵連往到其家，說法慰喻，而不信受，執著邪論。其家大富，財寶無量，家無有子，一旦崩亡，財賄沒官。思惟是已，奉祠諸山及諸樹神，過九十日，其婦便覺有娠，月滿生男。其兒端正，人相具足，父母愛念，眾人宗敬。至年十二，共諸等侶出外遊觀。道逢醉象，馳犇踐踏，即便命終。父母聞之，舉聲大哭，自投於地，生狂癡心，塵土坌身，自拔頭髮，而作是言：「一何薄命，生亡我珍？」前趣兒所，抱持死尸，舉聲慟哭，絕而復穌，心發狂癡，裸形而行，得覩如來。如來以慈善根力化作其兒。
爾時父母即前抱持歡喜無量，狂癡即滅，還得本心。如來爾時即為說法。因聞法故，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復次，如來慈善根力不可思議。爾時流離王起四種兵，伐舍維國。得諸釋子，穿坑埋之，坑悉齊腋，令不動搖。過一七已，如來爾時以慈善根力，即化其地變成浴池。其浴池水具八功德，有妙香花——所謂波頭摩花、分陀利花，青黃赤白，大如車輪，充滿其中。異類眾鳥，相和悲鳴。時諸釋子見是事已，心生歡喜，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發菩提心已，時流離王即以酒飲五百黑象，極令犇醉，脚著鐵甲，鼻繫利劒。即聲惡鼓，放諸群象踏諸釋子。身諸肢節，皮骨糜碎，狼籍在地。以如來慈悲力故，身心安樂；身心安樂故，發菩提心；以發菩提心故，於諸眾生得平等心；心平等故，不生瞋恚；心不瞋恚故，命終生天。得生天已，即以天眼却觀本緣，尋相謂言：「我等蒙佛慈恩，得生於天。七寶宮殿，名衣上服，身諸光明，微妙伎樂，一切樂具，皆是如來神力。是故我等發大悲心，利益眾生。隨有佛法所流布處，若城邑、聚落、山林、樹下、宮殿、舍宅，有讀誦、書寫、解說其義，隨流布處，稱意供給，令無乏少；若有刀兵、疾疫、飢饉，我等應當晝夜擁護，心不捨離。」爾時諸天發是願已，身命色力，光明晃耀，復倍於常，歡喜踊躍，飛空而去。
復次，如來方便慈善根力不可思議。爾時流離王伐舍維國，毀害諸釋種已，選諸釋女，擇取端正，才能過人，各無數伎，取五百人，

前後圍遶，作倡伎樂，還歸本國。夫人婇女昇正殿上，結加趺坐，告大眾言：「我今快樂，稱善無量。」時諸釋女問流離王言：「汝今云何快樂？」答言：「我得勝怨。」諸釋女言：「汝不得勝。假使汝國一切四兵不敵於我釋種一人，然我釋種是佛弟子，不與物諍，令汝得勝。若起惡者，汝前後三四起兵向舍維國，而常退縮。汝第一往時，我諸釋種而作是言：『此流離王不識恩分，反生惡逆。若我等與彼戰者，賢愚不別，皂白不明。我等今者，宜應恐怖，令彼退散。』即立誓令：『今者，諸人齊共射之，令箭莫傷。』即起四兵往逆流離，去四十里，挽弓射之，箭箭相續，筈筈相拄。時流離王見是事已，即懷恐怖，退還歸去。過九十日，復起四兵伐諸釋種。爾時諸釋尋共議言：『流離惡人不知慙愧，而復更來，欲相危害。』爾時諸釋復立誓限：『今日諸人齊共射鎧，莫令傷人。』時諸釋種齊共射之，悉令諸人所著鎧仗，鉀鉀斷壞，裸身而住。時流離王心懷怖懼，即集諸臣而共議言：『我等今者恐不全濟。』中有第一大臣白大王言：『是諸釋種皆佛弟子，持不殺戒，修行慈悲。若不爾者，我等身命，久已殞滅。』王言：『審如是者，更可前進。』

「爾時諸釋斂手而住，流離軍馬遂至逼近。諸釋種中有一婆羅門語諸釋子：『今衰禍至，云何儼然？』諸釋答言：『我等今者不與物諍。若與彼諍，非佛弟子。』時婆羅門即嫌其言，踊出釋前，與流離戰，一箭射七。未久之間，傷殺轉多。流離四兵即還却退。時諸釋種復作是念：『我等今者，不應與是惡人共為徒黨。』即集釋眾，共擯出是婆羅門種。既擯出已，流離四兵壞舍維國。以是因緣，令汝得勝。」

時流離王即生慙愧，喚旃陀羅，即刖耳鼻，截斷手足。斷手足已，即以車載棄於塚間。時諸釋女宛轉，無復手足，悲號酸切，苦毒纏身，餘命無幾。時諸釋女各稱父母、兄弟、姊妹者，或復稱天喚地者，苦切無量。惟其中有第一釋女告諸女言：「姊妹！當知我曾從佛聞：『若有一人能於運急之中，發於一念念佛，至心歸命者，即得安隱，各稱所願。』」時五百釋女異口同音至心念佛：「南無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。」復更唱言：「苦哉！苦哉！痛哉！痛哉！嗚呼！婆伽婆、修伽陀。」作是唱時，於虛空中，以如來慈善根力故，起大悲雲，雨大悲雨，雨諸女人身。既蒙雨已，身體手足還生如故。諸女歡喜，俱唱是言：「如來慈父，無上世尊，世間妙藥，世間眼目，於三界中能拔其苦，施與快樂。所以者何？我等今者得脫苦難。我等今者，當念佛恩，當念報恩。」諸女念言：「當以何事而報佛恩？如來身者，金剛之身，常住之身，無飢渴身，微妙色身，悉是具足百千禪定、根力、覺道、不可

思議三十二相、八十種隨形之好；具二莊嚴，住大涅槃；等視眾生如羅睺羅，怨親等觀，亦不望報。我等今者欲報佛恩，當共出家，修持禁戒，護持正法。」思惟是已，即求衣鉢，往詣王園比丘尼精舍，求索出家。

時有六群比丘尼見諸釋女，年時幼稚，美色端正：「今云何能捨此難捨，而共出家。我等當為說世間五欲快樂，待年限過，然後出家，不亦快乎？彼若還俗，必以衣鉢奉施我等。」思惟是已，於釋女前，即以上事向諸女說。諸女聞已，心懷苦惱：「此安隱處，云何有大恐怖？如餚饍飲食和以毒藥。此比丘尼所說，亦復如是。世間五欲，多諸過患，我已具知。云何而反讚歎其美，而勸我等還歸本家，在於五欲？」作是語已，舉聲大哭，還出僧房。時有比丘尼，名曰華色，即問諸女：「何為啼哭？」諸女答言：「不果所願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汝願何等？」答言：「願欲出家，不蒙聽許。」時華色比丘尼問言：「汝欲出家者，我能度汝。」諸女聞已，心生歡喜，即便隨從，度為弟子。時諸釋女既蒙聽許，悲喜交集，而作是言：「和上！當知我等在家，眾苦非一，親族喪亡，割削耳鼻，截斷手足，禍患滋甚。」

爾時和上報諸弟子：「汝等辛苦何足言耶？我在家時，荷負眾苦，其事眾多。」時諸釋女長跪白師：「願說在家眾苦因緣。」

爾時華色比丘尼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，放大光明，照閻浮提，請召有緣天龍、鬼神、人及非人，於大眾中即自說言：「我在家時，是舍衛國人。父母嫁我與北方人。彼國風俗，其婦有娠，垂欲產時，還父母家。如是次第數年生子，後復有娠。垂產之日，皆乘車馬，夫妻相將，歸父母家。中路有河，其水瀑長。其路曠絕，多諸賊難。既至河已，不能得渡，住宿岸邊。於初夜時，我腹卒痛，即便起坐。未久之間，即便挽身，生一男兒。岸邊草中有大毒蛇聞新血香，即來趣我。未至我所，我夫及奴眠在道中。蛇至奴所，尋便螫殺；前至夫所，夫眠不覺，亦螫殺夫。我時唱喚：『蛇來！蛇來！』喚夫不應，夫奴已死。爾時毒蛇亦螫牛馬。至日出已，其夫身體膖脹爛壞，骨節解散，狼籍在地。憂悲恐怖，悶絕躃地；舉聲大哭，以手搥胸；自拔頭髮，塵土坌身。尋復悶絕，舉身投骨。如是憂苦，經留數日，獨在岸邊，其水漸小。荷負小兒，以手牽持，其新產者，以裙盛之，銜著口中，即前入水。正到河半，反視大兒，見一猛虎犇走馳逐，開口唱喚，口即失裙，嬰兒沒水。以手探摸，而竟不獲；其背上者，失手落水，尋復沒喪；其岸上者為虎所食。我見是已，心肝分裂，口吐熱血，舉聲大哭：『怪哉！怪哉！我今一旦見此禍酷！』即到岸上，悶絕躃地。

「未久之間有大伴至。爾時伴中有一長者是我父母舊所知識。我即前問父母消息。爾時長者即答我言：『汝父母家昨夜失火，所燒蕩盡，父母亦喪。』我聞是已，悶絕躃地，良久乃穌。未久之間，有五百群賊即壞眾伴。爾時賊主便將我去。作賊主婦法，常使守門，若有緩急，為人所逐，須速開門。後於一時，夫與群賊共行抄劫。「爾時財主王及聚落并力馳逐，即還其家。爾時其婦在其舍內，孕娠生子。夫在門外再三喚已，內無人開門。

「爾時賊主即作是念：『今此婦者，欲危害我。』思惟是已，即緣牆入，語其婦言：『以何事故，不開門耶？』婦言：『以產生故，而不及耳。』爾時賊主見是事已，瞋恚小息，語其婦言：『人有娠者，便當有子。汝為產故，危害於我，用是子為？速往殺之。』爾時其婦心生憐愍，不忍殺之。

「爾時賊主尋拔刀斫，解斷手足，語其婦言：『汝可還噉？若不食者，當斷汝頭。』爾時其婦以恐怖故，即還食之。既還食已，瞋恚便息。

「其夫於後，續復劫盜，為王所得，即治其罪。治賊之法，要斷其命，合婦生埋。我時身體著妙瓔珞。爾時有人貪利瓔珞，於後夜時，即便開塚，取我瓔珞，并將我去。復經少時，王家伺官即伺捉得，以律斷之，如治賊罪。治賊罪法，即斷其命，合婦生埋。埋之不固，於後夜時，多諸虎狼，把發塚開，食噉死尸。我因此故，尋時得出。既得出已，荒錯迷悶，不知東西，即便馳走。路見多人，即便問言：『諸人當知我今苦惱。何處能有忘憂除患？』時有長老婆羅門等，以憐愍心，即語我言：『曾聞釋迦牟尼佛法之中，多諸安隱，無諸衰惱。』我聞是已，心生歡喜，詣大愛道憍曇彌比丘尼所出家。次第修習，即得道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脫。以是因緣，汝等當知我在家時勤苦如是。以是因緣自致得道。」

時諸釋女聞是語已，心大歡喜，得法眼淨。諸會聽眾各發所願，歡喜而去。

爾時佛姨母憍曇彌比丘尼告一切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尼、優婆夷及一切女人，而作是言：「佛法大利，一切功德，三種果報，唯有如來佛法海中乃具有之，一切眾生皆悉有分，而我等一切女人，如來不聽。以一切女人多諸疑惑，執著難捨。以執著故，使諸結業無量纏縛，癡愛覆心；覆心重故，愛水所沒，不能自出故；以二等智故，懈怠慢惰故，現身不能莊嚴菩提，獲得三十二相故；於生死中失轉輪聖王所有勝果，以十善法攝眾生故，亦失無上梵王之位；能為建立正法，勸發諮請，使一切眾生得利樂故；是故如來不聽女人樂為弟子。天魔、波旬及諸邪見一切外道，長夜惡邪，執著邪論，殘滅正法，毀佛法僧，是故如來不聽女人樂入佛法。我為一切

諸女人故，三請如來，欲求佛法，如是至三，亦不聽許。時我不果所願，心懷悵恨，憂悲苦惱，即出祇桓，悲淚滿目。
「爾時阿難即問我言：『母人何故憂愁如此？』我時即報侍者阿難：『欲求出家，修行佛法，三請如來，如來不許。以是因緣，我憂愁耳。』爾時阿難即報我言：『母人莫愁。我當啟請如來，使母人得入佛法。』憍曇彌聞是語已，心大歡喜。
「爾時阿難入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今欲從佛啟請一願。』佛言：『聽汝說之。』阿難白佛言：『憍曇彌母人者，乳哺養育如來色身。至今得佛，依因母人之所成立。母人於如來有大恩分。如來猶尚聽於一切眾生入佛法中，況於母人而不聽許？』
「佛告阿難：『如汝所說。如來非不知母人於如來所有是重恩，但不樂使女人入佛法中。如來若聽女人入佛法中者，正法當漸微漸滅於五百歲，是故如來不樂喜聽女人入佛法中。』爾時阿難頭面禮佛足，長跪叉手，重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阿難自念過去諸佛具四部眾，而我釋迦如來獨不具耶？』佛告阿難：『若憍曇彌愛樂佛法，發大精進，清淨修習八敬之法者，聽入佛法。』阿難即時頭面禮佛，右遶三匝，即便出外，白母人言：『阿難已勸請如來，得使母人奉持佛法。』憍曇彌聞是語已，心大歡喜，白阿難言：『善哉阿難！乃能慇懃勸請如來，得使母人稱遂本願。』
「阿難具宣如來慇懃之教。母人聞已，悲喜交集：『而我身者是無常身，今日乃得貿易寶身；今我命者，念念遷滅代謝不定，始於今日貿易寶命；今我所有身命財者，眾緣所共，無有真主，今日乃得貿易寶財。』我思惟如是功德利故，於阿難所深生恭敬供養之想。白言：『大德阿難！願不有慮！如來祕教，當盡奉行，假使喪失身命，終不退失。如來即當宣說微妙八敬之法，難可毀犯。』
「爾時憍曇彌母人即以大悲熏修其心，普為未來一切女人，重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當未來惡世之中，有善女人信樂愛敬於佛法者，唯願聽許，得蒙其例。』佛言：『善哉！若有女人護持佛法，漸次修學戒、施、多聞及諸善法，在家出家三歸、五戒乃至具戒，及諸度脫、諸助道法，皆悉聽許恣意修習，亦得是三種果報、人天泥洹。』時憍曇彌聞是說已，心生歡喜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若是果報正是佛恩。』佛言：『莫作是說。如來終不有恩於諸眾生，如來終不於諸眾生而計有恩。計有恩者，則破如來平等之心。憍曇彌！當知如來於諸眾生計有恩無恩者，無有平等。何以故？若有眾生毀害於佛，如來不瞋；若有眾生以栴檀汁塗如來身，如來不喜。如來普於眾生怨親等觀。唯是阿難，非如來也。以阿難故，令諸女人得入佛法。憍曇彌！未來末世，若有比丘尼及諸一切諸善女人，常當至

心念阿難恩，稱名供養，恭敬尊重讚歎，令不斷絕。若不能，常晝夜六時令心不忘。』」
時憍曇彌告諸比丘尼及一切諸善女人，而作是言：「我等應當至心歸命阿難大師。若有女人欲求安隱，吉祥果報，常當於二月八日、八月八日，著淨潔衣，至心受持八戒齋法，晝夜六時建大精進。阿難即以大威神力，應聲護助，如願即得。」
時會大眾，聞法歡喜，右遶而去。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五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六

失譯人名在後漢錄

優波離品第八

爾時如來，大眾圍遶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爾時阿難即從座起，觀察眾心咸皆有疑：「如來世尊！云何乃聽優波離下賤之人隨佛出家？以聽其出家故，毀辱一切諸王剎利種，增不敬之心，污信心故，永失福田，乃使白淨王子難陀比丘生輕慢心。」
佛告阿難及諸大眾：「汝等善聽！汝等乃可說如來無有平等大悲、三念處、五智三昧，不得說言優波離比丘真實是下賤人，修習下行、下願、下精進也；汝等乃可說如來煩惱，無常遷變，不可得說優波離下賤出家。如來以正遍知宣說真實之言，汝等應當信受佛語。如來知見生死過患，獨覺成佛，優波離亦隨出家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脫，天人大眾增仰，護持正法，持律第一，堪任供養，能令眾生成就三種妙果，所謂現報、生報、後報。是故，當知優波離者，奇特妙行，偏為大悲菩薩，已於過去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殖眾德本，亦於諸佛法中持律第一，亦於釋迦牟尼佛法中持律第一。」
爾時難陀比丘聞佛說已，即從座起，頭面禮大憍陳如足，次第至優波離前，俛仰而立，合掌而已。爾時如來即為難陀而說偈言：

「難陀當應知：　汝莫憂貧窮，
亦不失富貴。　出家法應爾。」

難陀聞佛示教利喜，種種說法，心生歡喜，即正衣服，頭面禮優波離足。應時天地六種震動，身心柔軟，逮得己利，所作已辦。
佛告優波離：「汝速師子吼於三寶四諦，在家出家七眾差別，所謂三歸、五戒乃至一切戒——利益眾生戒、淨煩惱戒、調御威儀戒、禪戒、無漏戒，興隆三寶。」
時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以威神力引接將護，我乃少能所諮問耳。」
「云何名三寶，佛法及眾僧？三寶若無性，云何分別說法僧差別名？歸依三寶者，云何而奉行？三歸若一者，不應說言三。若說三歸者，云何七眾名？」爾時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所歸依，名歸依佛？」
爾時如來一一稱解，答曰：

「佛陀者，覺，覺了一切法相故。復次，一切眾生長眠三界，佛道眼既開，自覺覺彼，故名為覺。佛於一切法，能一切得一切說。」
問曰：「佛云何一切說？為應時適會隨宜說耶？為當部黨相從說耶？」
答曰：「佛隨物適時說一切法。後諸弟子結集法藏，以類撰之。佛或時為諸弟子制戒輕重，有殘無殘，撰為律藏；或時說因果相生、諸結諸使及以業相，集為阿毘曇藏；為諸天、世人隨時說法，集為增一，是勸化人所習；為利根眾生說諸深義，名中阿含，是學問者所習；說種種隨禪法，是雜阿含，坐禪人習；破諸外道，是長阿含。」
問曰：「佛若一切說者，有經云：『佛坐一樹下，捉一枝葉，問弟子曰：「此枝葉多，樹上葉多？」答曰：「樹上葉多。」佛言：「我所知法如樹上葉，我所說法如掌中葉。」』云何言佛一切說耶？」
答曰：「有別相一切、總相一切，今言別相一切。有言：『佛能一切說，但眾生不能盡受。佛非不能說。』有言：『應云一切知，直言說，不得言一切說也。』」
問：「若佛知而能說，聲聞、緣覺依知而能說，何不稱佛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爾。佛知說俱盡；二乘知說於法有所不盡。復次，佛解一切法，盡能作名；二乘不能。復次，佛得無邊法，能無邊說；二乘不能。復次，有共不共，二乘所得共，佛所得不共。聲聞所得，三乘同知；中乘所得，二乘共知；唯佛所得，二乘不知，獨佛自知。復次，函大蓋亦大，法大法相無邊，佛以無邊智知說無邊法；二乘智有邊，故不稱法相。復次，有根、義。根者，慧根。義者，慧所緣法。佛根義俱滿，慧所緣法無有不盡；二乘根義二俱不滿。復次，佛得如實智名，於一切法相如實了故；二乘知法不盡原底，兼有所不周，是以不得稱如實智。以是種種義故，二乘不得稱佛。婆伽婆者，不可以音傳，不可以義解。云何世尊？以能知一切對治法故。復次，世法言音不同，世人自不相解，佛悉知之，故云世尊。復次，勅比丘云：『凡二乘凡夫，自說得法。或樂靜默，或入禪定，或以餘緣，祕惜不說。』佛所得法，以慈悲力故，樂為他說。復次，云何？以破三毒故，得稱世尊。」
問曰：「二乘亦破三毒，何不名世尊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爾。二乘有退，佛不退故。退有三種：果退、不果退、所用退。果退者，聲聞三果退，下果不退。中乘二種，若百劫習行成辟支佛，果不退。若本是下乘三果作辟支佛，則果有退。佛果不退。不果退者，若向三乘人，未得而退，若修比丘三業，懈墮不進。凡有所修習，退而不勤，名不果退也。所用退者，凡所得法不

現前用，如佛十力，小乘十智，用一餘則不用。如誦十萬言經，若不誦時，盡名所用退也。下乘不果退，中乘亦有不果退；佛無不果退，於一切行中無不勤故。二乘有所用退也，佛則不定。又云：『於十力中用一不用九，故名退也。』有云：『無不用退。如誦二十萬言經，凡夫力劣故，或一日二日誦訖；佛能即時誦訖。十力亦爾，用能即用。無障礙故，無不用退。』又云：『佛無不用退。如著泥洹僧時，不直爾著，如凡夫人法，皆為利益眾生故。凡所用法，有益則用，無益不用，非不能用，故無用退。』雖各有所解，而云不可定也。佛意不可思議。」

問曰：「聲聞何故三果退，下果不退？」

答曰：「三果已曾得，故退；下果未曾得，故不退。如人飢得美食，久則不忘，此義亦爾。又云：『下果，忍作無礙道，智作解脫道；三果，智作無礙道，智作解脫道，故退。』又云：『見諦道無退；思惟道有退。淨不淨想，斷結故。思惟道有逼迫，見諦無逼迫。見諦無逼迫，見諦結見理，思惟微生，故逼迫不退也。』又云：『見諦智力強，如大梁鎮物；思惟智弱，故退也。』又云：『見諦欲界忍智二心能斷九品；上界忍智二心斷七十二品結，盡無色界，故不退也。』以是義故獨名世尊。復次，佛習氣斷，二乘習氣不盡。如牛呵比丘，常作牛呵，以世世牛中來故；如一比丘雖得漏盡，而常以鏡自照，以世世從婬女中來故；如一比丘跳枰擲閣，以世世從獼猴中來；不得名世尊。」

「凡言『如是我聞』者，佛在時言；『我聞』，為是滅後也。撰法藏者言我聞，佛二十年中說法，阿難不聞，何得言我聞？」

答曰：「云：『諸天語阿難。』又云：『佛入世俗心，令阿難知。』又云：『從諸比丘邊聞。』又云：『阿難從佛請願：「願佛莫與我故衣，莫令人請我食。我為求法，恭敬佛故，侍佛所須，不為衣食。諸比丘晨暮二時，得見世尊，莫令我爾，欲見便見。又，佛二十年中所說法，盡為我說。」』」

問曰：「二十年中所說法句，何由可說？」

答曰：「佛善巧方便，於一句法中演無量法，能以無量法為一句義。佛粗示其端緒，阿難盡已得知，速利強持力故。八萬法者，又云：『如樹，根莖枝葉名為一樹，佛為眾生始終說法，名為一藏。』如是八萬；又云：『佛一坐說法，名為一藏。』如是八萬；又云：『十六字為半偈，三十二字為一偈。』如是八萬；又云：『長短偈四十二字為一偈。』如是八萬；又云：『如半月說戒為一藏。』如是八萬；又云：『佛自說，六萬六千偈為一藏。』如是八萬；又云：『佛說：「塵勞有八萬，法藥亦八萬。」名八萬法藏。』」

問曰：「契經、阿毘曇不以佛在初，獨律誦以佛在初？」
答曰：「以勝故；佛獨制故。如契經中，諸弟子說法；有時如釋提桓因，自說布施第一。何以故？我以施故，得為天王，所願如意，佛言如是。有時佛化作化佛，化佛說法；律則不爾，一切佛說，是故以佛在初。又如契經隨處隨決；律則不爾。若屋中有事，不得即結，必當出外；若白衣邊有事，必在眾結；若聚落有事，亦在眾結；若於五眾邊有事，必在比丘、比丘尼邊結，是故以佛在初。毘耶離者，或有國以王為名，或以地為稱，或以城為號。此國以龍為目；迦蘭陀聚落者，以鳥名之。又云：『聚落主名須提那者，父母求請神祇得，故名求得。』富貴者，富有二種：一眾生類，二非眾生。非眾生者，多有金銀七寶、倉庫財帛、田疇舍宅；眾生類者，奴婢僕使、象馬牛羊、村落封邑，故名富也。貴者，或為封主，或有美德，人所宗敬，故言貴也。自歸三寶，受三歸法。」
問曰：「三歸以何為性？」
「有論者言：『三歸是教，無教性。』受三歸時，胡跪合掌，口說三歸，是名身口教也。若純重心，有身口無教，是謂教無教。又云：『三歸是三業性，身口意業也。』又云：『三歸是善五陰。』以眾生善五陰為三歸，以三寶為所歸，所歸以救護為義。譬如有人有罪於王，投向異國以求救護。異國王言：『汝求無畏者，莫出我境，莫違我教，必相救護。』眾生亦爾，繫屬於魔，有生死罪，歸向三寶以求救護。若誠心三寶，更無異向，不違佛教，魔王邪惡無如之何。昔有一鴿，為鷹所逐。入舍利弗影，戰懼不解；移入佛影，泰然無怖，大海可移，此鴿無動。所以爾者，佛有大慈大悲，舍利弗無大慈悲；佛習氣盡，舍利弗習氣未盡；佛三阿僧祇劫修菩薩行，舍利弗六十劫中修習苦行。以是因緣，鴿入舍利弗影，猶有怖畏；入佛影中，而無怖也。」
問曰：「若歸三寶能除罪過，息怖畏者，提婆達多亦歸依三寶，以信出家，受具足戒，而犯三逆，墮阿鼻獄？」
答曰：「夫救護者，救可救者。提婆達多罪惡深大，兼是定業，是故難救。」
問曰：「若有大罪，佛不能救；若無罪者，不須佛救。云何三寶能有救護？」
答曰：「提婆達多歸依三寶，心不真實，三歸不滿；常求利養名聞，自號一切智人，與佛爭競。以是因緣，三寶雖有大力，不能救也。如阿闍世王雖有逆罪，應入阿鼻獄，以誠心向佛故，滅阿鼻罪，入黑繩地獄。如人中重罪，七日都盡，是謂三寶救護力也。」
問曰：「若提婆達多罪不可救者，有經云：『若人歸佛者，不墮三惡道。』是義云何？」

答曰：「提婆達多以歸三寶故，雖入阿鼻，受苦輕微，亦時得暫息。又如人在山林曠野恐怖之處，若念佛功德，恐怖即滅。是故歸依三寶，救護不虛。」
「三寶於四諦中，何諦所攝？於二十二根中，何根所攝？於十八界中，何界所攝？十二入中，何入所攝？於五陰中，何陰所攝？」
「三寶於四諦中，盡諦所攝，道諦少入；根中，三根所攝，未知、已知、無知根；於十八界所攝，意界、意識界、法界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所攝；五陰中，無漏五陰所攝。佛寶於四諦中，道諦少入；法寶於四諦中，盡諦所攝；僧寶於四諦中，道諦少入。佛寶二十二根中，無知根所攝；法寶是盡諦無為故，非根所攝；僧寶二十二根中，三無漏根所攝。佛寶於十八界中，意界、意識界、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少入；五陰中，無漏五陰少入。法寶於十八界中，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法入少入。法寶非五陰攝，陰是有為，法寶是無為故。僧寶於十八界中，意界、意識界、法界少入；十二入中，意入、法入少入；五陰中，無漏五陰少入。」
問：「歸依佛者，為歸依釋迦文佛，為歸依三世佛耶？」
答曰：「歸依三世佛，以佛法身同故。歸依一佛，則是三世諸佛，以佛無異故。有云：『若歸依三世諸佛者，有諸天自說我迦葉佛弟子，我拘留孫佛弟子，如是七佛中各稱我是某佛弟子。以是因緣，正應歸依一佛，不應三世。』有云：『不應爾。何以故？如《毘沙門經》說：「毘沙門王歸依三寶，歸依過去未來現在佛。以是義故，應歸依三世諸佛。」』」
問曰：「若爾者，如諸天各稱某佛弟子，是義云何？」
答曰：「諸天所說，何足定義？有諸天各稱一佛為師，亦歸三世諸佛，直以一佛為證耳。」
問曰：「何所歸依名為歸依佛？」
答曰：「歸依語迴轉一切智、無學功德。」
「為歸色身，歸依法身耶？」
答曰：「歸依法身，不歸色身，不以色為佛故。」
問曰：「若色身非佛者，何以出佛身血，而得逆罪？」
答曰：「色身是法身器故，法身所依故，若害色身則得逆罪。不以色身是佛，故得逆罪。」
「歸依法者，何所歸依名歸依法？」
答曰：「歸依語迴轉斷欲無欲，盡處涅槃，是名歸依法。」
問曰：「為歸依自身盡處，他身盡處？」
答曰：「歸自身盡處、他身盡處，是名歸依法。」
「若歸依僧，何所歸依？」

答曰：「歸依語迴轉良祐福田，聲聞學、無學功德，是名歸依僧。」
「為歸俗諦僧，為第一義諦僧？若歸第一義諦僧者，佛與提謂波利受三自歸，不應言：『未來有僧，汝應歸依。』第一義諦僧常在世間。」
答曰：「以俗諦僧是第一義諦僧所依故，言：『未來有僧，汝應歸依。』又，欲尊重俗諦僧，故作如是說。佛自說：『一切諸眾中，佛眾第一。譬如從乳出酪，從酪出酥，從酥出醍醐。醍醐於中，最勝最妙，佛弟子眾亦復如是。』若有眾僧集在是中，四向四得無上福田。於一切九十六種眾中，最尊最上無能及者，是故言：『未來有僧，汝應歸依。』不傷正義。」
問曰：「佛亦是法，法亦是法，僧亦是法。正是一法，有何差別？」
答曰：「雖是一法，以義而言，自有差別。以三寶而言，無師大智及無學地一切功德，是謂佛寶；盡諦無為，是謂法寶；聲聞學、無學功德智慧，是名僧寶。以法而言，無師無學法，是名佛寶；盡諦無為，非學非無學法，是名法寶；聲聞學、無學法，是名僧寶。以根而言，佛是無知根；法寶非根法；僧是三無漏根。以諦而言，佛是道諦少入；法寶是盡諦；僧是道諦少入。以沙門果而言，佛是沙門，法寶是沙門果；僧是沙門，法寶是沙門果。以婆羅門而言，佛是婆羅門，法寶是婆羅門果；僧是婆羅門，法寶是婆羅門果。以梵行而言，佛是梵行，法寶是梵行果；僧是梵行，法寶是梵行果。以因果而言，佛是因，法寶是果；僧是因，法寶是果。以道果而言，佛是道，法寶是果；僧是道，法寶是果。佛以法為師，佛從法生；法是佛母，佛依法住。」
問曰：「佛若以法為師者，於三寶中何不以法為初？」
答曰：「法雖是佛師，而法非佛不弘，所謂道由人弘，是故佛在初。」
爾時優波離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受三歸戒時，先稱法寶，後稱佛者，成三歸不？」
答曰：「無所曉知，說不次第者，自不得罪，得成三歸。若有所解，故倒說者，得罪亦不成三歸。」
問曰：「若稱佛及法，不稱僧者，成三歸不？若稱法僧，不稱佛者，成三歸不？若稱佛僧，不稱法寶，成三歸不？」
答曰：「不成三歸。」
問曰：「若不受三歸，得五戒不？若不受三歸，得八戒不？若不受三歸，得十戒不？若不白四羯磨，得具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一切不得。若受五戒，先受三歸，三歸既竟，乃得五戒。所以說五戒名者，欲使前人識戒名字。如白四羯磨竟已，便得具戒。所以說四依四墮、十三僧殘者，但為知故說。又言：『受三歸竟，說不殺戒，爾時得戒。』所以說一戒得五戒者，若能持一戒，五盡能持。又以五戒勢分相著故，兼以本意誓受五戒故。又言：『受五戒竟，然後得戒。』於諸說中，受三歸已，得五戒者，此是正義。如白四羯磨法，若受八戒，若受十戒，如五戒說。」

「若先受三歸，作優婆塞，後若受五戒，若受八戒，若受十戒，更須三歸不？」答：「不受三歸。一切得戒，以先受三歸故。」

「若先不受三歸，直白羯磨，得戒不？」

答：「受五戒、八戒、十戒，但受三歸，即便得戒。若受具戒，要以白四羯磨，而得具戒，不以三歸。凡具戒者，功德深重，不以多緣多力，無由致之，是故三歸十僧，白四羯磨，而後得也。五戒、八戒、十戒功德力少，是故若受三歸，即便得戒，不須多緣多力。」

「受具戒已，何以但說四墮、十三僧殘，不說餘篇耶？」

「此二篇戒，最是重者。一戒若犯，永不起二。雖起難起，若波利婆沙、摩那埵，二十眾中而後出罪。若難持而能持者，餘篇易持戒，不須說也，是故但說二篇，不說餘篇。」

問曰：「是波羅提木叉戒是無漏戒？是禪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非無漏戒，亦非禪戒。此波羅提木叉戒，若佛在世，則有此戒；佛不在世，則無此戒。禪無漏戒，若佛在世，若不在世，一切時有。波羅提木叉戒從教而得，禪無漏戒不從教得；波羅提木叉戒從他而得，禪無漏戒不從他得。波羅提木叉戒不問眠與不眠，善惡無記心，一切時有；禪無漏戒必禪無漏心中有戒，餘一切心中無也。波羅提木叉戒但人中有，禪戒無漏戒人天俱有；波羅提木叉戒但欲界中有，禪無漏戒欲、色界成就無漏戒；波羅提木叉戒但佛弟子有，禪戒外道俱有。」

問曰：「優婆塞五戒，幾是實罪？幾是遮罪？」

答曰：「四是實罪，飲酒一戒是遮罪。飲酒所以得與四罪同類結為五戒者，以飲酒是放逸之本，能犯四戒。如迦葉佛時，有優婆塞，以飲酒故，邪婬他婦，盜殺他雞。他人問言：『何以故爾？』答言：『不作。』以酒亂故，一時能破四戒。有以飲酒故，能作四逆，唯不能破僧耳。雖非宿業，有狂亂報，以飲酒故，迷惑倒亂，猶若狂人。又酒亂故，廢失正業——坐禪、誦經、佐助眾事。雖非實罪，以是因緣，與實罪同。」

優波離復白佛言：「優婆塞戒但於眾生上得戒，非眾生上亦得戒不？但於可殺、可盜、可婬、可妄語眾生上得戒耶？若於不可殺、

不可盜、不可婬、不可欺誑眾生上亦得戒耶？」
答曰：「於眾生得四戒，於非眾生上得不飲酒戒。若眾生可殺不可殺、可婬不可婬、可盜不可盜、可妄語不可妄語，一切得戒。下至阿鼻地獄，上至非非想處，及三千世界，乃至如來，一切有命之類，得此四戒。以初受戒時，一切不殺，一切不盜，一切不婬，一切不妄語，無所限齊，以是故一切眾生上無不得戒。凡受戒法，先與說法，引導開解，令於一切眾生上起慈愍心。既得增上心，便得增上戒。夫得戒法，於一切眾生上各得四戒。四戒差別，有十二戒。於眾生上，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，凡起此四惡有三因緣：一以貪故起；二以瞋故起；三以癡故起。於一切眾生上有十二惡，以反惡故，得十二善戒色。一切無邊眾生上，亦復如是。設有百萬千萬阿羅漢入於泥洹，先於此羅漢上所得戒，始終成就，不以羅漢泥洹故，此戒亦失。得不飲酒戒時，此一身始終三千世界中一切所有酒上，咽咽得戒色，以受戒時一切酒盡不飲故。設酒滅盡，戒常成就而不失也。」
「先受戒時，於一切女人上三瘡門中得不婬戒，而後娶婦，犯此戒不？」
答曰：「不犯。所以爾者，本於女上得邪婬戒。今是自婦，以非邪婬故，不犯此戒。以是義推之，一切同爾。八戒、十戒，眾生、非眾生類，得戒亦如是，二百五十戒。一切眾生上各得七戒，以義分別，有二十一戒。如一眾生上起身口七惡，凡起此惡有三因緣：一以貪故起；二以瞋故起；三以癡故起。以三因緣起此七惡，三七二十一惡，反惡得戒，一眾生上得二十一戒色。一切眾生亦復如是。以此義推，可一時得無量戒；不可一時盡犯，而得一時捨戒也。夫破戒法，若破重戒，更無勝進。設還捨戒，後更受者，更不得戒。如破八齋中重戒，後更受八戒，若受五戒，若受十戒，若受具戒，兼禪戒、無漏戒，一切不得；若破五戒中重戒已，若受八戒、十戒、具戒并禪戒、無漏戒，一切不得；若破五戒已，欲捨五戒，更受十戒者，無有是處。若捨戒已，更受五戒，若受八戒、十戒、具戒并禪戒、無漏戒，一切不得。若破十戒、具戒中重戒者，若欲勝進，若欲捨戒，還受戒者，如五戒中說。」
問曰：「禪戒、無漏戒、波羅提木叉戒，於三戒中，何戒為勝？」
答：「禪戒勝。有云：『波羅提木叉戒。所以爾者，若佛出世，得有此戒；禪戒、無漏戒，一切時有。於一切眾生非眾生類得波羅提木叉戒，禪、無漏戒但於眾生上得。於一切眾生上慈心得波羅提木叉戒，禪、無漏戒不以慈心得。夫能維持佛法，有於七眾，在於世間，三乘道果相續不斷，盡以波羅提木叉為根本，禪、無漏戒不爾，是故於三界中最尊殊勝。』初受戒時，白四羯磨已，戒已成

就。始一念戒色名業，亦名業道。第二念已後生戒色，但是業非業道。所以爾者，初一念戒色，思願滿足，以通思故，名思業道；以前戒為因故，後戒色任運自生，是故但名業，非業道。初一念戒，有教無教；後次第生戒，但有無教、無有有教。初一念戒，亦名為戒，亦名善行，亦名律儀；後次續生戒，亦有此義。」

優波離復白佛言：「於三世中，何世得戒？」

答曰：「現在一念得戒。過去未來是法，非眾生，故不得戒；現在一念是眾生，故得戒。」

問曰：「為善心中得戒？為不善心中？為無記心中？為無心中得戒？」

答曰：「一切盡得。先以善心禮僧足已，受衣鉢，求和上問，精進乞戒，胡跪合掌，白四羯磨已，相續善心，戒色成就，是謂善心中得戒。若先次第法中，常生善心，起諸教業，白四羯磨時，起貪欲瞋恚等諸不善念，於此心中成就戒色，是名不善心中得戒。以本善心善教力故，而得此戒，非不善心力也。先以善心起於教業，白四羯磨時，或睡或眠，於眠心中而生戒色，是名無記中得戒也。先以善心起於教業，白四羯磨時，入滅盡定，即於爾時成就戒色，名無心中而得戒也。」

優波離復白佛言：「若白衣不受五戒，直受十戒，為得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一時得二種戒，得優婆塞戒，得沙彌戒。若不受五戒、十戒，直受具戒，一時得三種戒。」

憂波離復白佛言：「若受具戒，一時得三種戒者，何須次第先受五戒，次受十戒，後受具戒耶？」

答曰：「雖一時得三種戒，而染習佛法必須次第。先受五戒，以自調伏，信樂漸增，次受十戒；既受十戒，善根轉深，次受具戒。如是次第得佛法味，深樂堅固，難可退敗。如遊大海，漸漸入深，入佛法海，亦復如是。若一時受具戒者，即失次第，又破威儀。復次，或有眾生應受五戒而得道果，或有眾生因受十戒而得道果，以是種種因緣，是故如來說此次第。若先受五戒，次受十戒，受十戒時亦成就二戒：五戒、十戒；受十戒已，次受具戒，受具戒時成就三種戒：五戒、十戒、具戒。七種受中，唯白四羯磨戒次第三時得，餘六種受戒但一時得，無三時次第也。若一時得三種戒，若欲捨時，若言：『我是沙彌，非比丘。』即失具戒，二種戒在：五戒十戒；若言：『我是優婆塞，非沙彌。』即失十戒，餘五戒在；若言在家出家一切盡捨，我是歸依優婆塞，三種一時盡失，不失三歸；若次第得三種戒，捨法次第，如一時得戒中說。」

「若先優婆塞出家受十戒，捨五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捨。但失名、失次第，不失戒也。失優婆塞名，得沙彌名；失白衣次第，得出家次第。」
「若沙彌受具戒時，失十戒、五戒不？」
答曰：「不失。但失名、失次第，不失戒也。失沙彌名，得比丘名；失沙彌次第，得比丘次第。終始常是戒，而隨時名。譬如樹葉春夏則青，秋時則黃，冬時則白，隨時異故，樹葉則異，而其始終故是一葉。戒亦如是，常是一戒，隨時有異。又如乳、酪、酥、醍醐，四時差別，雖隨有異，而故是一。戒亦如是，雖三時有異，戒無異也。」
優波離復白佛言：「凡受優婆塞戒，勢不能具受五戒，若受一戒、二戒乃至四戒，受得戒不？」
答曰：「不得。」
「若不得者，有經說：『少分優婆塞、多分優婆塞、滿分優婆塞。』此義云何？」
答曰：「所以作是說者，欲明持戒功德多少，不言有如是受戒也。」
憂波離復白佛言：「若受一日、二日乃至十日五戒，得如是受不？」
答曰：「不得。佛本制戒，各有限齊。若受五戒，必盡形壽；若受八戒，必一日一夜受，是故不得。夫白四羯磨戒有上中下：五戒是下品戒，十戒是中品戒，具戒是上品戒。入五戒中亦有三品：若微品心受戒，得微品戒；若中品心受戒，得中品戒；若上品心受戒，得上品戒。十戒、具戒亦各三品，如五戒說。若微品心得戒已後，以上中品心受十戒者，先得五戒，更無增無勝。於五戒外，乃至不非時食等殘餘五戒，得增上五戒。先得五戒，得本微品也，即先微品五戒。以中上品心受具足戒，先得五戒，更無增無勝。仍本五戒，自五戒外一切諸戒，以受具戒時心增上故，得增上戒。以是推之，波羅提木叉戒無有重得。以次第而言，五戒是微品，十戒是中品，具戒是上品。以義而推，亦可以上品心得五戒，是上品戒；中品心得十戒，是中品戒；下品心得具戒，是下品戒。以是義故，隨心有上中下，得戒不同，無定限也。若請和上受十戒時，和上不現前，亦得十戒。若受十戒時，和上死者，若聞知死，受戒不得；若不聞死，受戒得戒。若白四羯磨，受戒和上不現前，不得受戒，以僧數不滿故。若僧數滿，設無和上，亦得受戒。」
優波離復白佛言：「五戒優婆塞得販賣不？」
答曰：「得聽販賣。但不得作五業：一不得販賣畜生，以此為業。若自有畜生直賣者，聽，但莫賣與屠兒；二者，不得販賣弓箭刀杖，以此為業。若自有者直賣者，聽；三者，不得沽酒為業。若自

有者，亦聽直賣；四者，不得壓油，多殺蟲故。天竺法爾，罽賓以來，麻中一切若無蟲處，壓油無過；五者，不得作五大色染業，以多殺蟲故。洛沙等外國染法，多殺諸蟲，是故不聽。謂秦地染青法亦多殺蟲，墮五大染數。」

優波離復白佛言：「夫八齋法通過中不食，乃有九法，何以八事得名？」

答曰：「齋法過中不食為體，八事助成齋體，共相支持，名八支齋法，是故言八齋，不云九也。」

「若受八戒人，於七眾為在何眾？」

「雖不受終身戒，以有一日一夜戒故，應名優婆塞。有云：『若名優婆塞，無終身戒；若非優婆塞，有一日一夜戒。但名中間人。』有經說。」

憂波離復白佛言：「若七眾外，有波羅提木叉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有，八齋戒是。以是義推，若受八齋，不在七眾也。受八齋法，應言一日一夜不殺生，令言語決絕。莫使與終身戒相亂也。」

問曰：「受八戒法，得二日、三日乃至十日一時受不？」

答曰：「佛本制一日一夜戒，不得過限。若有力能受一日，過已，次第更受。如是隨力多少，不計日數。夫受齋法必從他人邊受。於何人受？五眾邊受。既受八戒，若鞭打眾生，齋不清淨。雖即日不鞭打，若待明日鞭打眾生，亦不清淨。以要而言：若身口作不威儀事，雖不破齋，無清淨法；設身口清淨，若心起貪欲覺、瞋恚覺、惱害覺，亦名齋不清淨；若身口意三業清淨，若不修六念，亦名齋不清淨。受八戒已，精修六念，是名齋清淨。有經說：『若作閻浮提王，於閻浮地中一切人民金銀財寶，於中自在。雖有如是功德，分作十六分，閻浮提王功德，於十六分中不及一分。』所謂最後清淨八齋也。若人欲受八齋，先恣情色，或作音樂，或貪噉肉，種種戲笑，如是等放逸事，恣心作已，而後受齋，不問中前中後，盡不得齋。若本無心受齋，而作種種放逸事，後遇善知識，即受齋者，不問中前中後，一切得齋。若欲受齋，而以事難自礙，不得自在，事難解已，而受齋者，不問中前中後，一切得齋。」

問曰：「若欲限受晝日齋法，不受夜齋，得八戒不？若欲受夜齋，不受晝齋，得八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得。所以爾者，佛本聽受一日一夜齋法，以有定限，不可違也。」

憂波離復白佛言：「若不得者，如〈皮革〉中說：『億耳在曠野處，見諸餓鬼種種受罪，或晝受福，夜則受罪；或夜受福，晝則受

罪。所以爾者，以本人中，晝受戒法，夜作惡行；或夜受戒法，晝作惡行，是以不同。』此義云何？」
答曰：「凡是本生因緣，不可依也。此中說者，非是修多羅，非是毘尼，不可以定實義也。又云：『此或是迦旃延以度億耳故，作此變化感悟其心，非是實事。』若受齋已，欲捨齋者，不必要從五眾而捨。若欲食時，趣語一人，齋即捨也。
「凡得波羅提木叉戒者，以五道而言，唯人道得戒，餘四道不得。如天道以著樂故深重，不能得戒。如昔一時大目揵連以弟子有病，上忉利天，以問耆婆。正值諸天入歡喜園。爾時目連在路側立，一切諸天無顧看者。耆婆後至，顧見目連，向舉一手，乘車直過。目連自念：『此本人中是我弟子，今受天福，以著天樂，都失本心。』即以神力制車令住，耆婆下車禮目連足，目連種種因緣責其不可，耆婆答目連曰：『以我人中，為大德弟子，是故舉手問訊。頗見諸天有爾者不？生天以著樂深，心不得自在，是使爾耳。』目連語耆婆曰：『有弟子病，當云何治？』耆婆答曰：『唯以斷食為本。』有時目連勸釋提桓因：『佛世難遇，何不數數親近，諮受正法？』帝釋欲解目連意故，遣使勅一天子令來。反覆三喚，猶故不來。此一天子唯有一婦，有一伎樂，以染欲情深，雖復天王命重，不能自割。後不獲已而來，帝釋問曰：『何故爾耶？』即以實而對。帝釋白目連曰：『此天子唯有一天女、一伎樂，以自娛樂不能自割。況作天王，種種宮觀，無數天女。天須陀食自然百味，百千伎樂以自娛樂，視東忘西。雖知佛世難遇，正法難聞，而以染樂纏縛，不得自在，知可如何？』凡受戒法，以勇猛心，自誓決斷，然後得戒。諸天著樂心多，善心力弱，何由得戒？餓鬼以飢渴苦，身心燒然；地獄無量苦惱，種種楚毒，心意痛著，無緣得戒；畜生中以業障故，無所曉知，無受戒法。雖處處經中說龍受齋法，以善心故，而受八戒，一日一夜得善心功德，不得戒也，以業障故。以四天下而言，唯三天下：閻浮提、拘耶尼、弗婆提，及三天下中間海洲上人，一切得戒。如拘耶尼，佛遣賓頭盧，往彼大作佛事，有四部眾。東方亦有比丘，在彼亦作佛事。唯有欝單越無有佛法，亦不得戒，以福報障故，并愚癡故，不受聖法。有四種人：一、男；二、女；三、黃門；四、二根。四種人中，唯男女得戒，二種人不得戒，黃門、二根。如男女中，若殺父、母、阿羅漢，出佛身血，壞法輪僧，污比丘尼，賊住、越、濟人，斷善根——如是人等，盡不得戒。大而觀之，受染佛法者，蓋不足言。若天、若龍鬼神、若欝單越、若不男二根，種種罪人，盡得受三歸也。」
問曰：「三世諸佛得戒等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等。凡得戒者，於眾生類、非眾生類上得戒。而一佛出世，度無數阿僧祇眾生入無餘泥洹，而後佛出世，於此眾生盡不得戒。如是諸佛，先後得戒，各各不等。如迦葉佛度無數阿僧祇眾生入無餘泥洹，而迦葉佛於此眾生盡皆得戒；釋迦文佛於此眾生盡不得戒。一切諸佛有三事等：一、積行等；二、法身等；三、度眾生等。一切諸佛盡三阿僧祇劫修菩薩行，盡具足五分法身、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；盡度無數阿僧祇眾生入於泥洹。」

問曰：「經說：『一佛出世，度九十那由他眾生入於泥洹。』何以言無數阿僧祇眾生耶？」

答曰：「此經說：『一佛出世，度九十那由他眾生』者，但云從佛得度者有爾所眾生。而眾生或自從佛得度，或從弟子，或遺法中而得度者。言九十那由他眾生者，直佛邊得度者。總而言之，無數阿僧祇眾生入無餘泥洹。三世諸佛三等盡等，而得戒不等。」

問曰：「惡律儀戒，眾生類、非眾生類上得也，能以不能盡得戒不？」

答曰：「但於眾生上得惡律儀戒，非眾生類上不得惡戒。有云：『但於能殺眾生上得惡戒，不可殺眾生上不得惡戒。』又云：『可殺、不可殺眾生上盡得惡戒。』如屠兒殺羊，常懷殺心，作意殺羊，無所齊限。設在人天中，今者不殺，而受生展轉，有墮羊中理，是故於一切眾生盡得惡戒。十二惡律儀亦如是。十二惡律儀者：一者，屠兒；二者，魁膾；三者，養猪；四者，養雞；五者，捕魚；六者，獵師；七者，網鳥；八者，捕蟒；九者，呪龍；十者，獄吏；十一者，作賊；十二者，王家常差捕賊——是為十二惡律儀人。養蠶業等謂皆不離惡律儀。惡律儀戒有三時捨：死者欲愛盡時；受律儀戒時；如受三歸時。初始一說，即捨惡戒；第二第三說時，即得善戒。」

「人作惡戒時，何時捨善戒、得惡戒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一說言：『我作屠兒。』即捨善戒；第二第三說：『我作屠兒。』即得惡戒。又云：『隨何時捨善戒，即得惡戒。若善戒人未自誓作屠兒，但以貪利共屠兒作殺害事，爾時名犯善戒。求捨善戒，求得惡戒，必自誓作屠兒而得惡戒。』若受惡戒，自誓便得，不從他受。若欲受一日、二日，乃至十日、一年、二年惡律儀戒，隨誓心久近，隨意即得。所以爾者，以是惡法順生死流，無勝進義，是故隨事即得，不同善律儀戒。」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六
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七

失譯人名在後漢錄

親近品第九

「復次，菩薩摩訶薩知恩報恩，修大方便利益眾生，應適隨宜顯示無方。善男子！有佛出世，號無畏王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應現世間，引接有緣。有緣既盡，遷神涅槃。滅度之後，於正法中有一婆羅門子，聰明黠慧，受持五戒，護持正法。婆羅門子緣事他行，遠至餘國，到於中路，多諸賊難，有五百人共為徒侶。前至嶮路，於頓止處，五百群賊常住其中，前後圍繞，欲劫行伴。爾時賊主密遣一人，歷伺諸伴，應時欲發。爾時賊中復有一人，先與是婆羅門子親善知識，以親善故先來告語：『善男子！當知於初夜時當有賊發。當時憒鬧，恐相傷損，故來相告語。汝密自作方便，遠捨而去，勿令伴知。』

「爾時婆羅門子聞此語已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欲告語伴，懼畏諸伴害此一人，若害此人，懼畏諸伴沒三惡道，受無量苦；若默然者，賊當害伴，若殺諸伴，賊墮三惡道，受無量苦。作是念已：『我當設大方便，利益眾生，不自為己。三惡道苦，是我所宜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便持刀斷此賊命，使諸同伴安隱無為。爾時眾伴異口同音而作是言：『大婆羅門子！卿是勝人，亦是純善之人，云何今日作此大惡？』爾時婆羅門子，胡跪合掌，心生慙愧：『而我今日不應作惡，為利眾生及諸同伴。』爾時眾伴復作是言：『汝自殺人，於我何益？』答眾人言：『此是惡賊，欲謀害眾伴。為是伴故，斷此人命，令伴安隱還家。而我罪報，甘受地獄。』爾時五百伴人舉聲大哭，悲喜交集，而作是言：『天下所重無過於命，所畏無過於死。所以然者，一切眾生皆捨金銀、珍寶、國城、妻子、衣服、飲食為救身命，我等眾伴便為更生。』作是語已，『此婆羅門子為眾生故，不辭眾苦及三惡報。我等今日當念重恩。報重恩者，今當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作是語已，即令發心。

「爾時五百群賊復作是言：『卿是勝人，純善之人，云何乃能作是大惡？』婆羅門子言：『我誠知不應作是大惡。為欲利益一切眾生，并護汝等身命故。』爾時群賊而作是言：『卿自殺人，於我何益？』時婆羅門子報諸賊言：『我先知汝等在此，但我默然，不告語國王及我諸伴。以是故令汝等身命安隱。』爾時諸賊聞是語已，

而作是念：『我等身命便為更生。』即前合掌，向是童子：『善哉大士！修大悲者！願勅我等何所作為。』答曰：『我所作者，唯當速發無上菩提之心。』爾時諸賊為報恩故，尋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菩薩勤求精進，欲莊嚴菩提，欲報佛恩，常當憶念一切眾生，如一子想。善男子！當知爾時婆羅門子豈異人乎？則我身是。以是因緣超越九劫，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復次，菩薩修大方便知恩報恩。佛在竹園精舍，有一比丘身患惡瘡，形體周匝膿血常流，眾所僤賤，無人親近，住在邊外朽壞房中。爾時如來即示神力，隱蔽大眾，令無知者。如來獨往病比丘所，隨其所須，取水洗之。思惟是已，令欲界一切諸天知之。釋提桓因與諸眷屬無量百千前後圍遶，雨眾天花，作種種天樂，住虛空中。爾時忉利天王手持百福莊嚴微妙澡罐，盛滿清淨大悲淨水，即前奉迎，頭面禮如來足，却住一面。

爾時如來即伸百福莊嚴臂，即於纖長五指放大光明，遠照諸天，大眾已集，如來躬往病比丘所，即放頂光，照病比丘。比丘遇光苦痛即除，於膿血中，而起歸命稽首，而形不隨。如來即以右手，從天帝釋受取寶瓶，灌病比丘頂，左手摩拭病比丘身，身諸瘡病隨如來手尋得平復。得平復已，歡喜無量：「南無釋迦牟尼！南無大慈悲父！南無無上最勝醫王！而我今日身病除愈，唯有心病。如來今者，為憐愍故，施我法藥，除我身心所有重患。」

爾時如來告病比丘：「如來今者念汝重恩；如來今者欲報汝恩。」

爾時病比丘驚喜無量。佛時即為示教利喜，比丘歡喜，即得阿羅漢果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脫。

釋提桓因及諸眷屬，無量諸天皆墮疑網：「如來云何枉屈神德，洗病比丘瘡痍膿血，云言報恩？其事云何，願為我等分別解說。」

佛告釋提桓因及諸天人大眾：「汝等善聽！當為汝說宿世之事。釋提桓因！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爾時有王，惡逆無道，非理壓伏，逼奪取財。爾時惡王與一五百，深心相知，密共要言：『若當有人犯官事者，汝當苦治，威恩隨汝。若得財賄，與我共之。』爾時五百常行鞭杖，得財多者，便令不著；若無財者，或致失命，以此為常。時有優婆塞犯小官事，將付五百，應受鞭楚。聞是優婆塞是好善人，便令無著於楚毒中，而得脫難。以是因緣，歡喜無量。憍尸迦！當知爾時五百者，今病比丘是；優婆塞者，今我身是。是故菩薩於無量阿僧祇劫輕恩重報，乃至正覺心常不忘。」

爾時釋提桓因及無量天眾歡喜無量，有四萬八千諸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發菩提心已，作天伎樂，各還所止。

佛告阿難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知恩報恩，當行四事：一者，親近善友；二者，至心聽法；三者，思惟其義；四者，如說修行。復有四法：一者，隨法不隨人；二者，隨義不隨字；三者，隨智不隨識；四者，隨了義經，不隨不了義經。行此八法，名為知恩。復行八法，是名報恩。何等為八？一者，利；二者，衰；三者，毀；四者，譽；五者，稱；六者，譏；七者，苦；八者，樂。復行四事，是名知恩，亦名報恩：一者，見惡眾生，心生憐愍，以修慈因緣故；二者，見苦眾生，目不暫捨，起悲因緣故；三者，見師長、父母、有德之人，心情歡悅，起喜因緣故；四者，見怨家眾生，心不瞋恚，修捨因緣故。」

爾時阿難即整衣服，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初發菩提心時，知恩報恩，行初四事，其義云何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出世，名毗婆尸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興于世，教導有緣。有緣已盡，遷神涅槃。正法、像法滅已，有國名波羅奈，人民熾盛，國土豐熟。其王常以正法治國，不枉人民。其國有山，名仙聖山。其山常有五百辟支佛止住其中，多有五通神仙亦住其中。爾時多有諸禽獸等，而來依附。有一師子，名曰堅誓，身毛金色，有大威武，力敵於千，發聲哮吼，飛鳥墮落，走獸隱伏。遊行山澤，見一辟支佛沙門，威儀清淨。見已心喜，日日親近，常聞誦經，說微妙法。

「爾時有大獵師，見是師子，身毛金色，心生歡喜，而作是念：『我若得此師子，剝取其皮，奉上國王，必施爵祿，七世無乏。』思惟是已，復發是言：『堅誓師子，獸中之王，弓箭所不及，弶網所不制。我今復當更設異計。堅誓師子所敬望者乃是沙門，我今當作沙門之像，密弓射之。袈裟覆上，細視徐行，往詣樹下，彼若見我，必來親附。以親近已，便復挽弓，藥箭射之，萬無不獲。』思惟是已，即便還家，而唱是言：『祖先已來，歷世相承，常為獵師，未曾聞獸，身毛金色，況復見之？今欲獵取。』即剃鬚髮而被法服，如所思惟，還入山中，坐一樹下。爾時堅誓師子見是比丘，心生歡喜，騰躍親附，舐比丘足。爾時獵師即便射之。既被毒箭，嗟咄哮吼，欲前搏撮。臨欲毀害，復作是念：『此是沙門！被壞色衣，是三世佛賢聖標幟。我今若害，不足為難，若奪其命，便奪諸佛賢聖標相。』思惟是已，飲氣忍苦。復經少時，毒藥轉深，苦痛難忍。思惟是已，復欲搏噬，復發是言：『不足為難。若毀害者，諸佛賢聖之所呵責。又復世間善惡不別，此是惡人，懷毒陰謀，欲來害我；我若不忍，與彼惡人，則無有異。修忍之人，一切愛敬；不忍之人，眾所憎惡，增長煩惱，長煩惱故，生死增長；長生死

故，生諸難處；生難處故，遠離善友；遠善友故，不聞正法；不聞法故，重翳疑網；以疑網故，遠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我今不應起惡。』

「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願自喪身命，　終不起惡心，
向於壞色服；　願自喪身命，
終不起惡心，　向於出家人。』

「說是偈已，即便命終。天地六反震動，驚諸禽獸，四散馳走；無雲雨血，日無精光。

「爾時獵師即脫被服，持刀剝之，擔負還歸。既至家已，奉上國王。王見歡喜，問諸臣言：『我從生來，未聞畜獸身毛金色，如何今日親自眼見？奇哉！怪哉！』徐問獵師：『以何方便，而得是皮？』爾時獵師即前白王：『唯願大王賜我無畏，當以上事向大王說。』王言：『隨汝所願！』爾時獵師具以上事向大王說。

「王聞是語，心生憂惱，譬如人噎，既不得咽，又不得吐。即出，宣令一切大臣及諸小王大眾已集，即自宣言：『諸君！當知我曾從智者聞如是語：「若有畜獸，身毛金色，必是菩薩。若一眾生發菩提心，令一切眾生得大利益。」如何今日，是惡獵師，設是方便，殺是菩薩？我今若以官爵、俸祿、象馬、七珍、衣服、飲食、錢財、穀帛賜是惡人，則與彼一道共為勞侶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取獵師，奪其命根。持師子皮，還入山中，到尸骸所，即以牛頭栴檀聚而成[卄/積]，以火闍維師子皮骨，收取舍利，起塔供養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諸善男子！堅誓師子者，今則我身釋迦文是。菩薩如是親近善友，乃至喪命，終不起惡。何以故？為知恩報恩故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得近善知識故，能速成辦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菩薩常勤求善知識，為聞佛法，乃至一句一偈一義，三界煩惱，皆悉萎悴。菩薩至心求佛語時，渴法情重，不惜身命，設踐熱鐵，猛火之地，不以為患。菩薩為一偈故，尚不惜命，況十二部經？為一偈故，尚不惜身命，況餘財物？聞法利故，身得安樂，深生信心，直心正見。見說法者，如見父母，心無憍慢。為眾生故，至心聽法，不為利養；為眾生故，不為自利；為正法故，不畏王難、飢渴、寒熱、虎狼、惡獸、盜賊等事。先自調伏煩惱諸根，然後聽法，非時不聽。至心聽法，恭敬說者，尊重於法，是名菩薩知恩報恩。

「云何菩薩至心聽法？聽法有四：一者，至心；二者，一心；三者，一切心；四者，善心。是名菩薩勤求十二部經。所以者何？念

佛重恩，為欲流布諸佛正法，為欲增長諸佛法故，為令世間信佛法故，為令一切無量眾生悉得無上菩提道故，是故菩薩念十方無量諸眾生故，為報諸佛之重恩故，是故菩薩所以勤求十二部經。

「菩薩何故勤求佛法？欲令眾生生信心故，是故求於因論；為知諸過罪故，為破外道惡邪論故，為知方便調眾生故，為欲分別如來語義、世語義故，是故菩薩求於因論。菩薩何故求於聲論？為令言辭淨莊嚴故，不淨之言不能宣說明了義故；為欲解知一切義故；不壞正語，憍慢心故；破於邪見，為知方便調眾生故，是故菩薩求於聲論。菩薩何故求諸醫方？為令眾生離諸惡不善四百四病故，為憐愍一切眾生，為令生信心故。既得離患心，生歡喜故。以得歡喜，心常念諸佛大悲，度眾生故，是故菩薩求諸醫方。菩薩何故求世方術？為易得財，利眾生故；為眾生生信心故；為知世事，破憍慢故；調伏眾生故；知一切法，調闇障故。若有菩薩，不能如是求五事者，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智。為得無上菩提故，求於五事。

「菩薩知恩報恩者，為眾生說。說何事？云何說？說何事謂十二部經；云何說謂成就五事，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說有二事：一者，次第說；二者，清淨說。次第說者：初說檀波羅蜜，次說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。為知恩報恩故，思惟其義，如法而住，是名次第說。清淨說者：聽者坐，說者立，不應為說；若聽者求於法過，求說者過，不應為說；若聽者依人不依法，不依法者，不應為說；若聽者依字不依義，不應為說；乃至聽者不依了義經者，不應為說。何以故？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。若說法者尊重於法，聽法之人亦生宗敬，至心聽受，不生輕慢，是名清淨說法。次第說者，一切說。一切說者，謂十二部經，乃至一句一偈，乃至半偈。若辭若義若法，於其法義示教利喜時，或時呵責，或時真說，或時喻說，隨所應說；或淺近說，或易入說，隨所樂聞，是名菩薩知恩報恩次第說法。清淨說者，菩薩摩訶薩於怨憎中，修習慈心。得慈心已，於惡眾生及放逸人，以諸方便而為說法，乃至愛樂其心慢恣及貧窮人，方便開示，而為說法，不為讚己、毀他、飲食、利養、名譽故，是名菩薩知恩報恩清淨說法。云何如法住？身口意業修習善法，具足清淨，知恩報恩，為莊嚴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

「復次，菩薩摩訶薩知恩報恩，思惟其義，多聞逮得總持，熾然法炬。為利益一切眾生，應當修施戒多聞。供養說者，不求法過及說者過，無有害心，施眾生無畏，是名知恩；受人天樂，得道涅槃，是名報恩。菩薩復有四種，修於忍辱，破壞不忍，莊嚴菩提，攝取眾生。令修忍辱，若自忍，若使他忍，遠離怖畏，是名知恩。以忍

辱因緣，無有瞋心，眷屬不壞，不受苦惱，心無悔恨；捨是身已，受人天樂，速得涅槃樂，是名報恩。

「善男子！菩薩復有四事，勤修精進，破壞懈怠，莊嚴菩提，攝取眾生。為菩提道，令修精進；臥安覺安，離諸煩惱；增長善法，身受安樂，是名自利。菩薩精進，不惱眾生，打擲呵罵，是名利他。捨是身已，受人天樂，身得大力，獲菩提道，是名大果，是名菩薩精進四事。菩薩修定，破壞亂心，莊嚴菩提，攝取眾生。為菩提道，令修禪定，現受世樂，身心寂靜，是名知恩。以身心寂靜，故不惱眾生，是名報恩報恩。菩薩捨是身已，受清淨身，安隱快樂，得大涅槃，是名菩薩禪定四事。

「復次，菩薩知恩報恩，成就智慧，破壞無明，莊嚴菩提，以四攝法攝取眾生。為菩提道，修行智慧，以知法界故，受身安樂，是名自利。能發眾生世間之事及出世事，是名利他。能壞煩惱智慧二障，是名大果，是名知恩，是名報恩。菩薩智慧四事不可思議。

「復次，菩薩非宿命智，知宿世之事，為觀眾生善惡諸業同受善者。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故，菩薩摩訶薩以大方便，處兜率天，成就壽命，有三事勝：一者，壽勝；二者，色勝；三者，名稱勝。初下之時，放大光明，遍照十方；自知始入母胞胎時、住時、出時；於十方面行七步時，無人扶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今此身是最後邊。』諸天、鬼神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，以諸華香、微妙伎樂、幡蓋供養；三十二相莊嚴其身，無能勝者；以慈善力壞魔兵眾；一一支節同那羅延所得大力；童齔之年，不學世事，而能知之；無師而學，自然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梵天勸請，為諸眾生轉正法輪；正受三昧，雷聲震吼，不能令動；諸獸親附，愛如父母，畜生奉食，佛知心故；雲神降雨，洗浴其身，樹垂曲枝，蔭翳其軀。既成道已，六年之中，魔常伺求，不得其短；常在禪定，成就念心，善能了知，覺觀起滅，是名菩薩共生不可思議。不共生者，為欲利益一切眾生，如彼狂人；緣見如來，還得本心；盲者得眼，倒產得順，聾者得聽，貪瞋癡者悉得除滅，是名不共生不可思議。

「又共生者，如來所行，不可思議。常右脇臥，如師子王；若草若葉，無有動亂；旋藍猛風不動衣服；發足行步，如師子王、白鵝王等；若欲行時，先發右足；所行之處，高下皆平；食無完過，遺粒在口，是名共生不可思議。復次，共生不可思議：一者，足下平；二者，足下千輻輪；三者，指纖長；四者，足跟傭滿；五者，指網縵；六者，手足柔軟；七者，傭[蹲-酋+(十/田/厶)]腸，如伊尼延鹿王；八者，踝骨不現；九者，平立手摩於膝；十者，陰藏相，如象馬王；十一者，身圓滿足，如尼拘陀樹；十二者，身毛上靡；十

三者，一一毛右旋；十四者，身真金色；十五者，常光各一尋；十六者，皮膚細軟，塵垢不著；十七者，七處滿；十八者，上身如師子；十九者，臂肘傭圓；二十者，缺骨平滿；二十一者，得身傭相；二十二者，口四十齒；二十三者，齒密不踈而齊平；二十四者，齒色白；二十五者，頰車方如師子；二十六者，味中得上味；二十七者，肉髻相；二十八者，廣長舌；二十九者，梵音聲；三十者，目紺青色；三十一者，眼如牛王；三十二者，眉間白毫一一如是八十種不可思議相好。一一相好復有無量百千種微妙相好。一一相好皆是菩薩從初發心堅固菩提，知恩報恩，修是妙行，是故今得無上菩提。」

佛言：「如來久於無量阿僧祇劫，至心修持淨戒故，得足下平。供養父母、和上、師長、有德之人，以是因緣，得足下輪相。於諸眾生不生害心，無劫盜想；若見父母、和上、師長有德之人，遠出奉迎，安施床座，恭敬禮拜，破除憍慢，以是因緣，得纖長指。具上三行，得足跟傭滿。以四攝法攝取眾生，以是因緣，得指網縵。以好酥油摩洗父母、和上、師長、有德之人，以是因緣，得手足柔軟。修集善法，不知厭足，以是因緣，得傭[蹲-酋+(十/田/厶)]腸。聞法歡喜，樂為人說，為法走使，以是因緣，得踝骨不現相。三業清淨，瞻病施藥，破除憍慢，飲食知足，以是因緣，得平立手摩膝相。見分離者，善言和合；自修慙愧，亦教人修，以是因緣，得馬藏相。自淨三業，亦教人淨；若有眾生四大不調，能為療治，以是因緣，得身圓相。聞法歡喜，樂為人說，以是因緣，得身毛上靡相。思惟諸法，甚深之義，樂修善法，供養父母、和上、師長、有德之人；若行道路，佛塔僧坊，除去塼石、荊棘、不淨，以是因緣，得一一毛右旋相。若以飲食瓔珞施人，除去瞋心，以是因緣，獲得二相：一者金色，二者常光。以何業緣得一一毛相？即此業緣，得身細軟，塵垢不著。常施眾生所須之物，以是因緣，得七處滿相。自破憍慢，調柔其性，隨眾生心，如法而行，為除不善，教以善法，以是因緣，得上身如師子相，得肩圓相，缺骨平滿相。以何業緣得纖指相？即此業緣，得身傭相。遠離兩舌，和合鬪諍，以是因緣，得四十齒相，齒密不踈相，齒齊平相。修欲界慈，以是因緣，得白齒相。見有求者，歡喜迎送，以是因緣，得方頰車相。等視眾生，猶如一子，以是因緣，得上味相。常施眾生無上法味；見有忘者，施其憶念；自持五戒，轉以教人；修集悲心，能大法施，以是因緣，得肉髻相、廣長舌相。實語，法喜語，法軟語，非時不語，以是因緣，得梵音聲相。修集悲心，視諸眾生，猶如父母，以是因緣獲得二相：一者，目紺青色；二者，眼如牛王。見有德者，稱實讚歎，以是因緣，得白毫相。三十二相，雖復各各說其因緣，

真因緣者，持戒精進。何以故？若不持戒，能修精進，尚不得人身，況得三十二相，無見頂及肉髻相，等無差別。

「復次，凡所作事，定心不悔，以是因緣，得足下平相。若至心作，以是因緣，得千輻輪相、第二第三指網縵相、七處滿相、細軟肩圓、缺滿身直、廣長舌相。若常作者，以是因緣，得長指相、平住摩膝、常光一尋相、齒密不踈相。若淨作者，以是因緣，獲得餘相。

「復次，若於眾生生淳善心，以是因緣，得手足柔軟、膚體細滑、塵垢不著。次第修集，時節修集，以是因緣，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相。喜修善法，心無悔退，以是因緣，得金色身、常光齒白、眉間毫相。若聞讚歎，不生憍慢，覆藏善法，不令人知，以是因緣，得馬藏相。所修善法，迴向菩提，以是因緣，得一一孔一毛相、身毛上靡、口四十齒、最上味相。勤精進故，以是因緣，得方頰車、上身如師子相。至心愛念一切眾生，如視一子，以是因緣，得齒齊平、紺青目、牛王眼相。修集善法，不知厭足，以是因緣獲得餘相。

「菩薩摩訶薩住性行時，修三十二相業。住淨行時，雖有如是三十二相，相不具足，未得明淨。住十二行，爾乃了了明顯具足一切佛法。雖無量相，眾生不同，有上中下，不可思議，是故佛說三十二相。一切眾生，所有功德，和合集聚，正與如來一毛相等。一切毛孔所有功德，和合集聚，乃成一好。合集眾好，所有功德，增至百倍，乃成一相，唯除白毫、無見頂相。合集其餘一切諸相，增至千倍，成是二相。和合集聚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所有功德，增至千萬億倍，乃成如來深遠雷音——其聲聞乎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微塵等諸佛世界。

「為眾生故，行大慈悲，知恩報恩，修集此不可思議甚深微妙，不可思議，如是相好。一一相好，能利益無量百千萬億大地微塵等眾生，令發菩提心。次第修集，具足得成三十二相好。具相好已，悉令往趣菩提樹，降魔成佛，轉正法輪，利益眾生，渡渴愛海，到大智岸，成就利益一切眾生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一切大眾，諸菩薩摩訶薩等，諸善男子！汝等誰能常念佛恩，護持正法，書寫讀誦微妙甚深大方便報恩經典？誰能於後惡世建大精進，受持擁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誰能護法，流布此經，於一切眾生作無邊利益？」

爾時大會中有萬八千大菩薩摩訶薩，即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長跪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能於後惡世之中，受持擁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能護正法，教化眾生。」

爾時師子菩薩復作是言：「世尊！我亦能以種種方便攝持眾生。」

金剛菩薩言：「世尊！若有眾生當墮三惡道，我能遮持，令不墮落！」
文殊師利復作是言：「世尊！若有眾生，凡所求索，我悉能令一切具足。」
智幢菩薩復作是言：「我能惠施眾生大智。」
法幢菩薩乃作是言：「世尊！我能以法普施眾生。」
日光菩薩言：「世尊！我願施於眾生安樂。」
月光菩薩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教化一切眾生，令修福德。」
善護菩薩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教化一切眾生，令不放逸。」
無盡意菩薩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教化一切眾生，悉令見無盡界義。」
月上菩薩言：「世尊！我能惠施一切眾生無上安樂。」
如是等諸菩薩各自立奇特妙願，莊嚴菩提，利益一切眾生，為念佛恩，為報佛恩故，即從座起，胡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「願以此經付囑我等諸菩薩眾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此經？云何奉行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經名『攝眾善本』，亦名『大方便』，亦名『微密行』，亦名『佛報恩』。」
佛告阿難及諸大菩薩摩訶薩眾：「汝等當如說修行！」
說是囑累品時，七萬二千聲聞發無上菩提之心。及餘一切諸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，及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七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